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六十)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六十)

施耐庵著

國學基本叢書

水滸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

話說當時兀顏延壽將引二萬餘軍馬，會合了太真駙馬、李金吾二將，共領三萬五千番軍，整頓鎗刀弓箭，一應器械完備，擺布起身。早有探子來幽州城裏，報知宋江。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遼兵累敗，今次必選精兵猛將，前來廝殺，當以何策應之？」吳用道：「先調兵出城，布下陣勢。待遼兵來，慢慢地挑戰。他若無能，自然退去。」宋江隨即調遣軍馬出城，離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勢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宮八卦陣」勢。等候間，只見遼兵分做三隊而來。兀顏小將軍兵馬是卓旗，太真駙馬是紅旗，李金吾軍是青旗。三軍齊到。見宋江擺成陣勢——那兀顏延壽在父親手下，曾習得陣法，探知玄妙——便令青紅旗二軍，分在左右，札下營寨，自去中軍，豎起雲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宮八卦陣」勢，下雲梯來，冷笑不止。左右副將問道：「將軍何故冷笑？」兀顏延壽道：「量他這個「九宮八卦陣」，誰不省得？」

他將此等陣勢，瞞人不過。俺卻驚他則個！令衆軍搥三通畫鼓，豎起將臺。就臺上用兩把號旗招展，左右列成陣勢已了，下將臺來。上馬，令首將哨開陣勢，親到陣前，與宋江打話。那小將軍怎生結束，但見：

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錦團花白銀鎧。足穿四縫鷹嘴抹綠靴，腰繫雙環龍角黃鞵帶。蚪螭吞旗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劍。左懸金書寶雕弓，右插銀嵌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一匹鐵脚棗騮馬。

兀顏延壽勒馬直到陣前，高聲叫道：「你擺「九宮八卦陣」，待要瞞誰？你卻識得俺的陣麼？」宋江聽的番將要鬪陣法，叫軍中豎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上雲梯觀望了遼兵陣勢，三隊相連，左右相顧。朱武早已認得，對宋江道：「此「太乙三才陣」也。」宋江留下吳用同朱武在將臺上，自下雲梯來，上馬出到陣前，挺鞭直指遼將，喝道：「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爲奇！」兀顏小將軍道：「你識吾陣，看俺變法，教汝不識。」勒馬入中軍，再上將臺，把號旗招展，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此乃變作「河洛四象陣」。使人下雲梯來，回覆宋江知道了。兀顏小將軍再出陣門，橫戟問道：「還識俺陣否？」宋江答道：「此乃變出「河洛四象陣」。」那兀顏小將搖着頭冷笑，再入陣中，上將臺，把號旗左招右

展，又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朱武道：「此乃變作「循環八卦陣。」」再使人報與宋江知道。那小將軍再出陣前，高聲問道：「還能識吾陣否？」宋江笑道：「料只是變出「循環八卦陣。」不足爲奇！」小將軍聽了，心中自忖道：「俺這幾個陣勢，都是秘傳來的，不期都被此人識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兀顏小將軍再入陣中，下馬上將臺，將號旗招展，左右盤旋，變成個陣勢。四邊都無門路，內藏八八六十四隊兵馬。朱武再上雲梯看了，對吳用說道：「此乃是武侯「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曉。」便着人請宋公明到陣中，上將臺，看這陣法。「休欺負他！遼兵這等陣圖，皆得傳授。此四陣皆從一派傳流下來，并無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環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變爲「八陣圖」。此是循環無比，絕高的陣法。」宋江下將臺，上戰馬，直到陣前。小將軍擲戟在手，勒馬陣前，高聲大叫：「能識俺陣否？」宋江喝道：「汝小將年幼學淺，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陣法，以爲絕高。量這藏頭八陣圖法，瞞誰？瞞吾大宋小兒也瞞不過！」兀顏小將軍道：「你雖識俺陣法，你且排一個奇異的陣勢，瞞俺則個！」宋江喝道：「只俺這「九宮八卦陣」勢，雖是淺薄，你敢打麼？」小將軍大笑道：「量此等小陣，有何難哉！你軍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個小陣！」

且說兀顏小將軍便傳將令，真教太真駢馬，李金吾，各撥一千軍，待俺打透陣勢，便來策應。傳令已罷，衆軍攔鼓。宋兵已傳下將令，教軍中整擺三通戰鼓，門旗兩開，放打陣的小將入來。那兀顏延壽帶本部下二十來員牙將，一千披甲馬軍，用手搯弄，當日屬火，不從正南離位上來，帶了軍馬，轉過右邊，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後面的被弓箭手射住，止有一半軍馬入的去，其餘都回本陣。

卻說小將軍走到陣裏，便奔中軍，只見中間白蕩蕩如銀牆鐵壁，團團圍住小將軍。那兀顏延壽見了，驚的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陣裏那得這等城子。便教四邊且打通舊路，要殺出陣來。衆軍回頭看時，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只聽的水響，不見路徑。小將軍甚慌，引軍殺投南門來，只見千團火塊，萬縷紅霞，就地面滾，并不見一個軍馬。小將軍那裏敢出南門，剗斜裏殺投東門來，只見帶葉樹木，連枝山柴，交橫塞滿地下，兩邊都是鹿角，無路可進。卻轉過北門來，又見黑氣遮天，烏雲蔽日，伸手不見掌，如黑暗地獄相似。那兀顏小將軍在陣內，四門無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問怎生，只就這裏死撞出去。」衆軍得令，齊聲納喊，殺將出去。傍邊撞出一員大將，高聲喝道：「孺子小將，走那裏去！」兀顏小將軍欲待來戰，措手不及，腦門上早飛下一鞭來。那小將軍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來攔住。只聽得雙

鞭齊下，早把戟桿折做兩段。急待掙扎，被那將軍撲入懷內，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這兀顏小將軍活捉過去，攔住後軍，都喝下馬來。衆軍黑天摸地，不辨東西，只得下馬受降。擊住小將軍的，不是別人，正是虎軍大將「雙鞭」呼延灼。當時公孫勝在中軍作法，見報捉了小將軍，便收了法術，陣中仍復如舊，青天白日。

且說太真駙馬并李金吾將軍，各引兵一千，只等陣中消息，便要來策應；卻不想不見些動靜，不敢殺過來。宋江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那兩軍不降，更待何時？兀顏小將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羣刀手簇出陣前。李金吾見了，一騎馬，一條鎗，直趕過來，要救兀顏延壽。卻有「霹靂火」秦明正當前部，飛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軍器并舉，兩軍齊聲納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緩急差遲，被秦明當頭一棍，連盔透頂，打的粉碎。李金吾攔下馬來。太真駙馬見李金吾輸了，引軍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奔走，奪得戰馬三千餘匹，旗旛劍戟，棄滿川谷。宋江引兵巡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復王封。

卻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了兀顏統軍，稟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其餘牙

將，盡皆歸降；李金吾亦被他那裏一棍打死；太真駙馬逃得性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聽了大驚，便道：「吾兒自小習學陣法，頗知玄妙。宋江那廝，把甚陣勢，捉了吾兒？」左右道：「只是個「九宮八卦陣」勢，又無甚希奇。俺這小將軍，布了四個陣勢，都被那蠻子識破了。臨了，對俺小將軍說道：「你識我九宮八卦陣，你敢來打麼？」俺小將軍便領了千百騎馬軍，從西門打將入去，被他強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馬，能勾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兀顏統軍道：「量這個「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被他變了陣勢。」衆軍道：「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旛不改，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定陣中。」兀顏統軍道：「恁的必是妖術。吾不起軍，這廝也來。若不取勝，吾當自刎，誰敢與吾作前部先鋒，引兵前去俺驅大隊，隨後便來。」帳前轉過二將齊出，「某等兩個，願爲前部。」一個是番官瓊妖納延，一個是燕京驍將，姓寇，雙名鎮遠。兀顏統軍大喜，便道：「你兩個小心在意，與吾引一萬軍兵，作前部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吾引大軍，隨後便到。」

且不說瓊寇二將起身，作先鋒開路，卻說兀顏統軍，隨即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說那十一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陰星」天壽公主答里孛，引女兵五千。

「羅喉星」皇姪耶律得榮，引兵三千。

「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兵三千。

「紫炁星」皇姪耶律得忠，引兵三千。

「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兵三千。

「東方青帝水星」大將只兒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飛兵馬首將五千，鎮守中壇。

兀顏統軍再點部下那二十八宿將軍：

「角木蛟」孫忠

「亢金龍」張起

「氏土貉」劉仁

「房日兔」謝武

「心月狐」裴直

「尾火虎」顧永興

「箕水豹」賈茂

「斗水獬」蕭大觀

「牛金牛」薛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虛日鼠」徐威

「危月燕」李益

「室火豬」祖興

「壁水獮」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婁金狗」阿哩義

「胃土雉」高彪

「昂日雞」順受高

「畢月烏」國永泰

「嗜火猴」潘異

「參水猿」周豹

「井水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景

「柳土獐」雷春

「星日馬」卡君保

「張月鹿」李復

「翼火蛇」狄聖

「軫水蚓」班古兒

那兀顏光整點就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引起大隊軍馬精兵二十餘萬，傾國而起，奉請郎主御駕親征，有古風一篇爲證：

羊角風旋天地黑，

黃沙漠漠雲陰澀。

契丹兵動山岳摧，

萬里乾坤皆失色。

狂嘶駿馬坐胡兒，

躍溪超嶺流星馳。

攙槍發光天狗吠，

迷離毒霧奔羣虺。

寶雕弓挽烏龍脊，

雪刃霜刀映寒日。

萬片霞光錦帶旗，

千池荷葉青氈笠。

胡笳齊和天山歌，

鼓聲震起白駱駝。

番王左右持繡斧，

統軍前後揮金戈。

繡斧金戈勢相亞，

打圍一路無禾稼。

海青放起鴻鵠愁，

豹子鳴時神鬼怕。

幽州城下如沸波，

連營列騎精兵多。

罡星天遣除妖祲，

紛紛宿曜如千何。

且不說兀顏統軍興起大隊之師，捲地而來。再說先鋒瓊寇二將，引一萬人馬，先來進兵。早有細作報與宋江，這場廝殺不小。宋江聽了大驚，傳下將令，一面教取盧俊義部下盡數軍馬，一面又取檀州，薊州舊有人員，都來聽調。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再要水軍頭目，將帶水手人員，盡數登岸，都到霸州取齊，陸路進發。

水軍頭領護持趙樞密在後而來，應有軍馬，盡在幽州。宋江等接見趙樞密，參拜已罷，趙樞密道：「將軍如此勞神，國之柱石，名傳萬載。下官回朝，於天子前必當重保。」宋江答道：「無能小將，不足掛齒。上托天子洪福，下賴元帥虎威，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細人報來就裏，聞知遼國兀顏統軍，起二十萬軍馬，傾國而來。興亡勝敗，決此一戰。特請樞相另立營寨，於十五里外屯札，看宋江施犬馬之勞，與

衆弟兄併力向前，決此一戰。」趙樞密道：「將軍善觀方便。」

宋江遂辭了趙樞密，與同盧俊義引起大兵，轉過幽州地面所屬永清縣界，把軍馬屯札，下了營寨。聚集諸將頭領，上帳同坐，商議軍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顏統軍親引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死生勝負，在此一戰！汝等衆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達朝廷，天子恩賞，必當共享。」衆皆起身，都道：「兄長之命，誰敢不依！」正商議間，小校報來，有遼國使人下戰書來。宋江教喚至帳下，將書呈上。宋江拆書看了，乃是遼國兀顏統軍帳前先鋒使瓊、寇二將軍，統前部兵馬，相期來日決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叫與來使酒食，放回本寨。

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馬掛皮甲，盡皆得時。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盡數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果與遼兵相迎。遙望阜鵬旗影裏，閃出兩員先鋒旗號來。戰鼓喧天，門旗開處，那個瓊先鋒當先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魚尾捲雲鑲鐵冠；披掛龍鱗傲霜嵌縫鎧；身穿石榴紅錦繡羅袍；腰繫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抹綠鷹嘴金線靴；腰懸鍊銀竹節熟鋼鞭。左掛硬弓，右懸長箭。馬跨越嶺巴山獸，鎗搭翻江攬

海龍。

當下那個瓊妖納延，橫鎗躍馬，立在陣前。宋江在門旗下看了瓊先鋒如此英雄，便問：「誰與此將交戰？」當下「九紋龍」史進提刀躍馬，出來與瓊將軍挑鬪。戰馬相交，軍器並舉。二將鬪到三十二合，史進一刀卻砍個空，喫了一驚，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瓊先鋒縱馬趕來。宋兵陣上「小李廣」花榮正在宋江背後，見輸了史進，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馬挨出陣前，覷得來馬較近，颼的只一箭，正中瓊先鋒面門，翻身落馬。史進聽得背後墜馬，霍地回身，復上一刀，結果了瓊妖納延。

那瓊先鋒望見砍了瓊先鋒，怒從心起，躍馬提鎗，直出陣前，高聲大罵：「賊將怎敢暗算吾兄！」當有「病尉遲」孫立飛馬直出，逕來奔寇鎮遠。軍中戰鼓喧天，耳畔喊聲不絕。那孫立的金鎗，神出鬼沒。寇先鋒鬪不過二十餘合，勒回馬便走，不敢回陣，恐怕撞動了陣脚，繞陣東北而走。孫立正要建功，那裏肯放，縱馬趕去。寇先鋒去得遠了，孫立在馬上帶住鎗，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寇先鋒後心較親，只一箭，那寇將軍聽的弓弦響，把身一倒，那枝箭卻好射到，順手只一綽，綽了那枝箭。孫立見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鋒冷笑道：「這厮賣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裏，自把鎗帶在了事環上，急把左

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紐過身來，望孫立前心窩裏一箭射來。孫立早已偷眼見了，在馬上左來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後便倒，那枝箭從身上飛過去了。這馬收勒不住，只顧跑來。寇先鋒把弓穿在臂上，紐回身，且看孫立倒在馬上。寇先鋒想道：「必是中了箭！原來孫立兩腿有力，夾住寶鏝，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卻不墜下馬來。寇先鋒勒轉馬，要來捉孫立。兩個馬頭，卻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來去，孫立卻跳將起來，大喝一聲。寇先鋒喫了一驚，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須躲不的我鎗。」望孫立胸前，盡力一鎗擲來，孫立挺起胸脯，受他一鎗。鎗尖到甲，略側一側，那鎗從肋窩裏放將過去。那寇將軍卻撲入懷裏來。孫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鋼鞭，向那寇先鋒腦袋上飛將下來，削去了半個天靈骨。那寇將軍做了半世番官，死於孫立之手，屍骸落於馬前。孫立提鎗回來陣前。宋江大縱三軍，掩殺過對陣來。遼兵無主，東西亂竄，各自逃生。

宋江正趕之間，聽的前面連珠砲響，宋江便教水軍頭領，先引一枝軍卒人馬，把住水口。差花榮、秦明、呂方、郭盛騎馬上山頂望時，只見坡坡攘攘，番軍人馬，蓋地而來。正是鳴鏑如雷奔盧騎，揚塵若霧湧胡兵。畢竟來的番軍是何處人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象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話說當時宋江在高阜處，看了遼兵勢大，慌忙回馬來到本陣，且教將軍馬退回永清縣山口屯札。便就帳中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等商議道：「今日雖是贏了他一陣，損了他兩個先鋒，我上高阜處觀望遼兵，其勢浩大，漫天遍地而來，此乃是大隊番軍人馬。來日必用與他大戰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敵衆。昔晉謝玄五萬人馬，戰退苻堅百萬雄兵，先鋒何爲懼哉！可傳令與三軍衆將，來日務要旗旛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栽鹿角，警守營寨，濠塹齊備，軍器並施，整頓雲梯砲石之類，預先伺候。還只擺「九宮八卦陣」勢。如若他來打陣，依次而起，縱他有百萬之衆，安敢衝突？」宋江道：「軍師言之甚妙。」隨卽傳令已畢，諸將三軍，盡皆聽令。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縣界，卽將軍馬擺開陣勢，扎下營寨。前面擺列馬軍，還是虎軍大將；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居左，林冲居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守領中軍，其餘衆將，各依舊職；後面步軍，

另做一陣在後，盧俊義、魯智深、武松三個爲主。數萬之中，都是能征慣戰之將，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陣勢已定，專候番軍。

不多時，遙望遼兵遠遠而來。前面六隊番軍人馬，每隊各有五百，左設三隊，右設三隊，循環往來，其勢不定。此六隊遊兵，又號「哨路」，又號「壓陣」。次後大隊蓋地來時，前軍盡是皂纛旗，一代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黑盔，身按玄甲，上穿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般軍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上將，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頭披青絲細髮，黃抹額緊束金箍；身穿禿袖皂袍，烏油甲密鋪銀鏡。足跨一匹烏騅千里馬，手擎一口黑柄三尖刀。乃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黑甲人馬，按「北辰五炁星君」。皂旗下軍兵，不計其數。正是凍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

左軍盡是青龍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四縫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驥馬。手擎一般軍器，正按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東方蒼龍木星」。怎生打扮？頭戴獅子盔，身披狻猊鎧，堆翠繡青袍，縷金碧玉帶。手中月

斧金絲桿，身坐龍駒玉塊青。乃是番將只見拂郎，引三千青色寶旛人馬，按「東震九炁星君。」青旗下左右圍繞軍兵，不計其數。正似翠色點開黃道路，青霞截斷紫雲根。

右軍盡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水磨盔，身披爛銀鎧，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拿伏手軍器，正按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頭頂兜鍪鳳翅盔，身披花銀雙鈎甲，腰間玉帶迸寒光，稱體素袍飛雪練。騎一匹照夜玉狻猊馬，使一枝純鋼銀棗搦。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旗人馬，按「西兌七炁星君。」白旗下前後護禦軍兵，不計其數。正似征駝捲盡陰山雪，番將斜披玉井冰。

後軍盡是緋紅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鑽箱朱紅漆箕，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紅鎖甲現魚鱗，衝陣龍駒名赤兔。各搭伏手軍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頭頂着絳冠，朱纓燦爛；身穿緋紅袍，茜色光輝。甲披一片紅霞，靴刺數條花綫。腰間寶帶紅鞵，臂掛硬弓長箭。手持八尺火龍刀，坐騎一匹胭脂馬。乃是番將洞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旛人馬，按「南離三炁星君。」紅旗下朱纓絳衣軍兵，不計

其數。正似離宮走卻六丁神，霹靂震開三昧火。

陣前左有一隊五千猛兵人馬，盡是金縷弁冠，鍍金銅甲，緋袍朱纓，火燄紅旗，綠鞍赤馬，簇擁着一員大將。頭戴簇芙蓉如意縷金冠，身披結連環獸面鎖子黃金甲，猩紅烈火繡花袍，碧玉嵌金七寶帶。使兩口日月雙刀，騎一匹五明赤馬。乃是遼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陽星君。」正似金烏擁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

陣前右設一隊五千女兵人馬，盡是銀花弁冠，銀鈎鎖甲，素袍素纓，白旗白馬，銀桿刀鎗，簇擁着一員女將。金鳳釵對插青絲，紅抹額亂鋪珠翠，雲肩巧襯錦裙，繡襖深籠銀甲。小小花靴金鐙穩，翩翩翠袖玉鞭輕。使一口七星寶劍，騎一匹銀驪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答里字，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兔團團離海角，冰輪皎皎照瑤臺。

兩隊陣中，團團一遭，盡是黃旗，簇簇軍將，盡騎黃馬，都披金甲。襯甲袍起一片黃雲，繡包巾散半天黃霧。黃軍隊中，有軍馬大將四員，各領兵三千，分於四角。每角上一員大將，團團守護。東南一員大將，青袍金甲，手持寶鎗，坐騎粉青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羅喉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榮。西南一員大

將，紫袍銀甲。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驄馬，立於陣前，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華。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紫炁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銅甲，手仗七星寶劍，坐騎踢雲烏騅馬，立於陣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信。

黃軍陣內，簇擁着一員上將，左有執青旗，右有持白鉞，前有擎朱旛，後有張阜蓋。週迴旗號，按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明分陰陽左右，暗合璇璣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員上將，使一枝朱紅畫桿方天戟，怎生打扮？頭戴七寶紫金冠，身穿龜背黃金甲，西川紅錦繡花袍，藍田美玉玲瓏帶。左懸金畫鐵胎弓，右帶鳳翎鈚子箭。足穿鷹嘴雲根靴，坐騎鐵脊銀驥馬。錦雕鞍穩踏金鐙，紫絲韁牢絆山驕。腰間掛劍驅番將，手內揮鞭統大軍。這簇軍馬，光輝四邊，渾如金色，按上界「中宮土星一炁天君」，乃是遼國都統軍大元帥兀顏光。

黃旗之後，中軍是鳳輦龍車。前後左右，七重劍戟鎗刀圍繞。九重之內，又有三十六對黃巾力士，推捧車駕。前有九騎金鞍駿馬駕轅，後有八對錦衣衛士隨陣。輦上中間，坐着遼國郎主頭戴衝天唐巾，身

穿九龍黃袍，腰繫藍田玉帶，足穿朱履朝靴。左右兩個大臣：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太師褚堅，各帶貂蟬冠，火裙朱服，紫綬金章，象簡玉帶。龍床兩邊，金童玉女，執簡捧珪。龍車前後左右兩邊，簇擁護駕天兵。遼國郎主，自按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輔」「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爲證：

宿曜隨宜列八方，

更將土德鎮中央。

胡人從不關天象，

何事紛紛瀆上蒼？

那遼國番軍擺列天陣已定，正如雞卵之形，似覆盆之狀，旗排四角，循環無定，進退有則。宋江看見，便教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就中軍豎起雲梯將臺，引吳用、朱武上臺觀望。宋江看了，驚訝不已。朱武看了，認的是天陣，便對宋江、吳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陣」也！」宋江問道：「如何攻擊？」朱武道：「此天陣變化無窮，機關莫測，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開陣勢，如何得他軍退？」吳用道：「急切不知他陣內虛實，如何便去打得？」

正商議間，兀顏統軍在中軍傳令，今日屬金，可差「亢金龍」「張起」，「牛金牛」「薛雄」，「婁金狗」

阿里義，「鬼金羊」王景四將，跟隨「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離陣攻打宋兵。宋江衆將在陣前，望見對陣右軍七門，或開或閉；軍中雷響，陣勢團團；那引軍旗在陣內自東轉北，北轉西，西投南。朱武見了，在馬上道：「此乃是天盤左旋之象。今日屬金，天盤左動，必有兵來。」說猶未了，五砲齊響，早是對陣驕出軍來。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動五隊軍馬，捲殺過來，勢如山倒，力不可當。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大隊壓住陣脚，遼兵兩面夾攻，宋江大敗，急忙退兵，回到本寨，遼兵也不來追趕。點視軍中頭領，孔亮傷刀，李雲中箭，朱富着砲，石勇着鎗，中傷軍卒，不計其數。隨即發付上車，去後寨令安道全醫治。宋江教前軍下了鐵蒺藜，深栽鹿角，堅守寨門。

宋江在中軍納悶，與盧俊義等商議：「今日折了一陣，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戰，必來攻打。」盧俊義道：「來日着兩路軍馬，撞住他那壓陣軍兵，再調兩路軍馬，撞那厮正北七門；卻教步軍從中間打將入去，且看裏面虛實如何？」宋江道：「也是。」次日便依盧俊義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陣前準備，大開寨門，引兵前進。遙望遼兵不遠，六隊壓陣遼兵，遠探將來。宋江便差關勝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軍馬，撞退壓陣遼兵。大隊前進，與遼兵相接，宋江再差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寧、索超、朱全在右，兩隊

軍兵來撞阜旗七門。果然撞開阜旗陣勢，殺散阜旗人馬，正北七座旗門，隊伍不整。宋江陣中，卻轉過李達，樊瑞，鮑旭，項充，李袞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解珍，解寶，將帶應有步軍頭目，撞殺入去。「混天陣」內，只聽四面砲響，東西兩軍，正面黃旗軍撞殺將來。宋江軍馬，抵當不住，轉身便走；後面架隔不定，大敗奔走，退回原寨。急點軍時，折其大半。杜遷，宋萬，又帶重傷。於內不見了「黑旋風」李達。原來李達殺的性起，只顧砍入他陣裏去，被他撓鈎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聽的，心中納悶。傳令教先送杜遷，宋萬去後寨，令安道全調治；帶傷馬匹，叫牽去與皇甫端料理。

宋江又與吳用等商議：「今日又折了李達，輸了這一陣，似此怎生奈何？」吳用道：「前日我這裏活捉的他那個小將軍，是兀顏統軍的孩兒，正好與他打換。」宋江道：「這番換了，後來倘若折將，何以解救？」吳用道：「兄長何故執迷，且顧眼下。」說猶未了，小校來報，有遼將遣使到來打話。宋江喚入中軍，那番官來與宋江廝見，說道：「俺奉元帥將令，今日拿得你的一個頭目，到俺總兵面前，不肯殺害，好生與他酒肉，管待在那裏。統軍要送來與你，換他孩兒小將軍還他；如是將軍肯時，便送那個頭目來還。」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將軍來到陣前，兩相交換。」番官領了宋江言語，上馬去了。宋江

再與吳用商議道：「我等無計破他陣勢，不若取將小將軍來，就這裏解和這陣，兩邊各自罷戰。」吳用道：「且將軍馬暫歇，別生良策，再來破敵，未爲晚矣。」到曉，差人星夜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個人直往兀顏統軍處，說知就裏。且說兀顏統軍正在帳中坐地，小軍來報，宋先鋒使人來打話。統軍傳令，教喚入來。到帳前，見了兀顏統軍，說道：「俺的宋先鋒拜意統軍麾下，今送小將軍回來，換俺這個頭目。即今天氣嚴寒，軍士勞苦，兩邊權且罷戰，待來春別作商議，俱免人馬凍傷。請統軍將令。」兀顏統軍聽了大喝道：「無智辱子，被汝生擒，縱使得活，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便拿下替俺斬了。若要罷戰權歇，教你宋江束手來降，免汝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聲「退去！」使者飛馬回寨，將這話訴與宋江。宋江慌道：「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帶了兀顏小將軍，直抵前軍，隔陣大叫：『可放過俺的頭目來，我還你小將軍。不罷戰不妨，自與你對陣廝殺。』只見遼兵陣中，無移時，把李逵一騎馬送出陣前來。這裏也牽一匹馬，送兀顏小將軍出陣去。兩家如此，一言爲定。兩邊一齊同收同放。李將軍回寨，小將軍也騎馬過去了。當日兩邊，都不廝殺。宋江退兵回寨，且與李逵賀喜。

宋江在帳中與諸將相議道：「遼兵勢大，無計可破，使我憂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

「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陣軍兵，八路一齊撞擊，決此一戰。」宋江道：「全靠你等衆弟兄同心僂力，來日必行。」吳用道：「兩番撞擊不動，不如守等他來交戰。」宋江道：「等他來，也不是良法。只是衆弟兄當以力敵，豈有連敗之理！」當日傳令，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飛搶前去。兩路先截住後背壓陣軍兵；八路軍馬更不打話，納喊搖旗，撞入「混天陣」去。聽的裏面雷聲高舉，四七二十八門，一齊分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急令回軍，大敗而走，旗鎗不整，金鼓偏斜。速退回來，到得本寨，於路損折軍馬數多。宋江傳令，教軍將緊守山口寨柵，深掘濠塹，牢栽鹿角，堅閉不出，且過冬寒。

卻說副樞密趙安撫，累次申達文書赴京，奏請索取衣襖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正受鄭州團練使，姓王，雙名文斌——此人文武雙全，滿朝欽敬——將帶京師一萬餘人，起差民夫車輛，押運衣襖五十萬領，前赴宋先鋒軍前交割，就行催併軍將，向前交戰，早奏凱歌。王文斌領了聖旨文書，將帶隨行軍器，拴束衣甲鞍馬，催僮人夫軍馬，起運車杖出東京，望陳橋驛進發。監押着一二百輛車子，上插黃旗，書「御賜衣襖」，迤邐前進。經過去處，自有官司供給口糧。在路非則一日，來到邊

庭，參見了趙樞密，呈上中書省公文。趙安撫看了大喜道：「將軍來的正好，目今宋先鋒被遼國兀顏統軍，把兵馬擺成「混天」陣勢，連輸了數陣；頭目人等，中傷者多，現今發在此間將養，令安道全醫治。宋先鋒札寨在永清縣地方，並不敢出戰，好生納悶。」王文斌稟道：「朝廷因此就差某來，催併軍士向前，早要取勝。今日既然累敗，王某回京師，見省院官，難以回奏。文斌不才，自幼頗讀兵書，略曉些陣法，就到軍前，略施小策，願決一陣，與宋先鋒分憂。未知樞密相鈞命若何？」趙樞密大喜，置酒宴賞，就軍中犒勞押車人夫，就教王文斌轉運衣襖，解付宋江軍前給散。趙安撫先使人報知宋先鋒去了。

且說宋江在中軍帳中納悶，聞知趙樞密使人來，轉報東京差教頭鄭州團練使王文斌，押送衣襖五十萬領，就來軍前催併進兵。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馬，請入帳內，把酒接風。數杯酒後，詢問緣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邊上，托天子洪福，得了四個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番邦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兵屯二十萬，整整齊齊，按周天星象，請啓郎主御駕親征。宋江連敗數陣，無計可施，屯駐不敢輕動。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賜指教。」王文斌道：「量這個「混天陣」，何足爲奇？王某不才，同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給散軍將，衆人穿罷，望南謝恩。當日中軍置酒，殷勤管待，

就行賞勞三軍。

來日結束，五軍都起。王文斌取過帶來的頭盔衣甲，全副披掛上馬，都到陣前。對陣遼兵望見宋兵出戰，報入中軍。金鼓齊鳴，喊聲大舉，六隊戰馬哨出陣來。宋江分兵殺退。王文斌上將臺親自看一回，下雲梯來說道：「這個陣勢，也只如常，不見有甚驚人之處。」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識，且圖詐人要譽，便叫前軍搥鼓搦戰；對陣番軍，也搥鼓鳴金。宋江立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黨，敢出來挑戰麼？」說猶未了，黑旗隊裏，第四座門內，飛出一將。那番官披頭散髮，黃羅抹額，襯着金箍烏油鎧甲，禿袖皂袍，騎匹烏驢馬，挺三尖刀，直臨陣前；背後牙將，不記其數。引軍卓旗上書銀字，大將曲利出清，躍馬陣前搦戰。王文斌尋思道：「我不就這裏顯揚本事，再於何處施逞？」便挺鎗躍馬出陣，與番官更不打話，驟馬相交。王文斌挺鎗便搦，番將舞刀來迎。鬪不到二十餘合，番將回身便走。王文斌見了，便驟馬飛鎗，直趕將去。原來番將不輸，特地要賣個破綻，漏他來趕。番將輪起刀，覷着王文斌較親，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連肩和胸脯，砍做兩段，死於馬下。宋江見了，急叫收軍。那遼兵撞掩過來，又折了一陣，慌慌忙忙，收拾還寨。衆多軍將，看見立馬斬了王文斌，面面厮覷，俱各駭然。宋江回到寨中，動紙文書，申覆趙樞密，說王文斌自願

出戰身死。發付帶來人伴回京。趙樞密聽知此事，展轉憂悶，甚是煩惱，只得寫了申呈奏本，關會省院打發來的人伴回京去了。有詩爲證：

趙括徒能讀父書，

文斌殞命又何愚。

平時誇口千人有，

臨陣成功一個無。

且說宋江自在寨中納悶，百般尋思，無計可施，怎生破的遼兵，寢食俱廢，夢寐不安。是夜嚴冬，天氣甚冷，宋江閉上帳房，秉燭沉吟。坐時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隱几而臥，覺道寨中狂風忽起，冷氣侵人。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打個稽首。宋江便問：「童子自何而來？」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請將軍，便煩移步。」宋江道：「娘娘現在何處？」童子指道：「離此間不遠。」宋江遂隨童子出的帳房，但見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風細細，瑞靄飄飄，有如二三月間天氣。行不過三二里多路，見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欄隱隱；兩邊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闌干，轉過石橋，朱紅櫺星門一座。仰觀四面，蕭牆粉壁，畫棟雕梁，金釘朱戶，碧瓦重簷，四邊簾捲蝦鬚，正面牕橫龜背。女童引宋江從左廊下而進，到東向一個閣子前，推開朱戶，教宋江裏面少坐。舉目望時，四面雲牕寂靜，霞彩滿塔，

天花繽紛，異香繚繞。

童子進去，復又出來傳旨道：「娘娘有請，星主便行。」宋江坐未暖席，卽時起身；又見外面兩個仙女入來，頭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縷絳綃衣，與宋江施禮。宋江不敢仰視。那兩個仙女道：「將軍何故作謙？娘娘更衣便出，請將軍議論國家大事，便請同行。」宋江唯然而行，聽的殿上金鐘聲響，玉磬音鳴。青衣迎請宋江上殿。二仙女前進，引宋江自東塔而上，行至珠簾之前。宋江聽的簾內玎璫隱隱玉珮鏘鏘。青衣請宋江入簾內，跪在香案之前。舉目觀望殿上，祥雲靄靄，紫霧騰騰，正面九龍牀上，座着九天玄女娘娘。頭戴九龍飛鳳冠，身穿七寶龍鳳絳綃衣，腰繫山河日月裙，足穿雲霞珍珠履，手執無瑕白玉珪。兩邊侍從女仙，約有三二十個。

玄女娘娘與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不覺又早數年矣！汝能忠義堅守，未嘗少怠。今宋天子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賜與天書，未嘗輕慢，泄漏於人。今奉天子勅命破遼，不期被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累敗數次。臣無計可施，正在危急之際。」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陣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士愚人，不曉其法，望乞娘娘賜教。」玄女娘娘曰：「此

陣之法，聚陽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須取相生相尅之理。且如前面阜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辰星。」你宋兵中，可選大將七員，黃旗黃甲，黃衣黃馬，撞破遼兵阜旗七門。續後命猛將一員，身披黃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尅水之義也。卻以白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左邊青旗軍陣，此乃金尅木之義也。卻以紅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右邊白旗軍陣，此乃火尅金之義也。卻以阜旗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後軍紅旗軍陣，此乃水尅火之義也。卻命一枝青旗軍馬，選將九員，直取中央黃旗軍陣主將，此乃木尅土之義也。再選兩枝軍馬，命一枝繡旗花袍軍馬，扮作「羅喉」，獨破遼兵「太陽」軍陣。命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直破遼兵「太陰」軍陣。再造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氣上放火。石火砲車，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布起風雷天罡正法，逕奔入遼主駕前。可行此計，足取全勝。日間不可行兵，須是夜黑可進。汝當親自領兵，掌握中軍，催動人馬，一鼓成功。吾之所言，汝當祕受。保國安民，勿生後悔。天凡有限，從此永別。他日瓊樓金闕，別當重會。汝宜速還，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獻茶，宋江喫罷，令青衣卽送星主還寨。

宋江再拜，懇謝娘娘，出離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從西階而出，轉過櫺星紅門，再登舊路。纔過石

橋松徑，青衣用手指道：「遼兵在那裏，汝當破之！」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猛然驚覺，就帳中做了一夢。

靜聽軍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內，宋江道：「軍師有計破「混天陣」否？」吳學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夢玄女娘娘傳與祕訣，尋思定了，特請軍師商議，可以會集諸將，分撥行事。」正是動達天機施妙策，擺開星斗破迷關。畢竟宋江怎生打陣，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頒恩降詔

話說當下宋江夢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請軍師吳用計議定了，申稟趙樞密。寨中合造雷車二十四部，都用畫板鐵葉釘成，下裝油柴，上安火砲，連更曉夜，催併完成。商議打陣，會集諸將人馬，宋江傳令，各各分派：便點按「中央戊己土」黃袍軍馬，戰遼國「水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雙鎗

將董平，左右撞破阜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朱仝，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軍馬，戰遼國「木星」陣內，差大將一員，「豹子頭」林冲，左右撞破青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徐寧，穆弘，黃信，孫立，楊春，陳達，楊林；再點按「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戰遼國金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霹靂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龔旺，丁得孫；再點按「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戰遼國「火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雙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紅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楊志，索超，韓滔，彭玘，孔明，鄒潤，鄒潤；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戰遼國「土星」主將陣內，差大將一員，「大刀」關勝，左右撞破中軍黃旗主陣人馬，差副將八員，花榮，張清，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繡旗花袍軍，打遼國「太陽」左軍陣內，差大將七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隆，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銀甲軍，打遼國「太陰」右軍陣中，差大將七員，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蔡慶；再差打中軍一枝悍勇人馬，直擒遼主，差大將六員，盧俊義，燕青，呂方，郭盛，解珍，解寶；再遣護送雷車至中軍，大將五員，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其餘水軍頭領，并應有人員，盡到陣前協助破陣。陣前還立五方旗幟八面，分撥人員，仍排「九宮八卦陣」勢。宋江傳令已罷，衆將

各各遵依，一面儻造雷車已了，裝載法物，推到陣前。正是計就驚天地，謀成破鬼神。

且說兀顏統軍，連日見宋江不出交戰，差遣壓陣軍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連日製造完備，選定日期，是晚起身，來與遼兵相接。一字兒擺開陣勢，前面盡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只待天色傍晚。黃昏左側，只見朔風凜凜，彤雲密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衆軍人等，斷蘆爲笛，銜於口中，唢哨爲號。當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黃袍軍擺在陣前。這分出四路軍馬，趕殺哨路番軍，繞陣脚而走，殺投北去。

初更左側，宋江軍中連珠砲響。呼延灼打開陣門，殺入後軍，直取「火星」。關勝隨即殺入中軍，直取「土星」主將。林冲引軍殺入左軍陣內，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撞入右軍陣內，直取「金星」。董平便調軍攻打頭陣，直取「水星」。公孫勝在軍中仗劍作法，踏罡步斗，勅起五雷。是夜南風大作，吹得樹梢垂地，走石飛沙。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將引五百牌手，悍勇軍兵，護送雷車，推入遼軍陣內。「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陰」陣中。「花和尚」魯智深，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陽」陣中。「玉麒麟」盧俊義，引領一枝軍馬，隨着雷車，直奔中軍。你我自去尋隊廝殺。是夜雷車火起，空中霹靂交加，端的是殺得星移斗轉，日月無光，鬼哭神號，人兵撩亂。

且說兀顏統軍正在中軍遣將，只聽得四下裏喊聲大振，四面廝殺。急上馬時，雷車已到中軍，烈焰漲天，砲聲震地，關勝一枝軍馬，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大戰。怎禁「沒羽箭」張清取石子望空中亂打，打的四邊牙將，中傷者多，逃命散走。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縱馬橫刀，亂殺軍將。兀顏統軍見身畔沒了羽翼，撥回馬望北而走，關勝飛馬緊追。正是：饒君走上饒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

花榮在背後見兀顏統軍輸了，一騎馬也追將來，急拈弓搭箭，將兀顏統軍射將去。那箭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的錚地一聲，火光迸散，正射在護心鏡上。卻待再射，關勝趕上，提起青龍刀，當頭便砍。那兀顏統軍披着三重鎧甲，貼裏一層連環銅鐵鎧，中間一重海獸皮甲，外面方是鎖子黃金甲。關勝那一刀砍過，只透的兩層。再復一刀，兀顏統軍就刀影裏閃過，勒馬挺方天戟來迎。兩個又鬪了三五合，花榮趕上，覷兀顏統軍面門，又放一箭。兀顏統軍急躲，那枝箭帶耳根穿住鳳翅金冠。兀顏統軍急走，張清飛馬趕上，拈起石子，望頭臉上便打。石子飛去，打的兀顏統軍撲在馬上，拖着畫戟而走。關勝趕上，再復一刀。那青龍刀落處，把兀顏統軍連腰截骨帶頭砍着，擲下馬去。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清趕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有詩爲證：

李靖『六花』人亦識，

孔明『八卦』世應知。

『混天』只想無人敵，

也有神機打破時。

卻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頭領，衆將納聲喊，殺入遼兵『太陽』陣內。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斷馬頭，倒撞下馬來；揪住頭髮，一刀取了首級，殺散『太陽』陣勢。魯智深道：『他們再去中軍，拿了遼主，便是了事也！』

且說遼兵『太陰』陣中天壽公主，聽得四邊喊起廝殺，慌忙整頓軍器上馬，引女兵伺候。只見『一丈青』舞起雙刀，縱引着顧大嫂等六員頭領，殺入帳來，正與天壽公主交鋒。兩個鬪無數合，『一丈青』放開雙刀，搶入公主懷內，劈胸揪住。兩個在馬上紐做一團，絞做一塊。王矮虎趕上，活捉了天壽公主。顧大嫂，孫二娘在陣裏殺散女兵；孫新，張青，蔡慶在外面夾攻。可憐玉葉金枝女，卻作歸降被縛人。

且說盧俊義引兵殺到中軍，解珍，解寶先把帥字旗砍翻，亂殺番兵番將。當有護駕大臣與衆多牙將，緊護遼國郎主鑾駕，往北而走。陣內『羅喉』、『月孛』二皇姪，俱被刺死於馬下；『計都』皇姪，就馬上活拿了；『紫炁』皇姪，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圍住，直殺到四更方息，殺的遼兵二十餘萬，七損八傷。

將及天明，諸將都回。宋江鳴金收軍下寨，傳令教生擒活捉之衆，各自獻功。「一丈青」獻「太陰星」，「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朱仝」獻「水星」，「曲利出清」，「歐鵬」，「鄧飛」，「馬麟」獻「斗水獬」，「蕭大觀」，「楊林」，「陳達」獻「心月狐」，「裴直」，「單廷珪」，「魏定國」獻「胃土雉」，「高彪」，「韓滔」，「彭玘」獻「柳土獐」，「雷春」，「翼火蛇」，「狄聖」諸將獻首級，不計其數。宋江將生擒八將，盡行解赴趙樞密中軍收禁。所得馬匹，就行俵撥各將騎坐。

且說遼國郎主，慌速退入燕京，急傳旨意，堅閉四門，緊守城池，不出對敵。宋江知得遼主退回燕京，便教軍馬拔寨都起，直追至城下，團團圍住。令人請趙樞密，直至後營監臨打城。宋江傳令，教就燕京城外，團團豎起雲梯砲石，札下寨柵，准備打城。

遼國郎主心慌，會集羣臣商議，都道：「事在危急，莫若歸降大宋，此爲上計。」遼王遂從衆議。於是城上早豎起降旗，差人來宋營求告：「年年進牛馬，歲歲獻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國。」宋江引着來人，直到後營，拜見趙樞密，通說投降一節。趙樞密聽了道：「此乃國家大事，須用取自上裁，我未敢擅便主張。你遼國有心投降，可差的當大臣，親赴東京，朝見天子。聖旨准你遼國皈依表文，降詔赦罪，方敢退兵罷。」

戰。」

來人領了這話，便入城回復郎主。當下國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議此事時，有右丞相太師褚堅出班奏曰：「目今本國兵微將寡，人馬皆無，如何迎敵？論臣愚意，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許以厚賄。一面令其住兵停戰；一面收拾禮物，逕往東京，投買省院諸官，令其於天子之前，善言啓奏，別作宛轉。目今中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專權，童子皇帝聽他四個主張。可把金帛賄賂，與此四人，買其請和，必降詔赦，收兵罷戰。」郎主准奏。

次日，丞相褚堅出城來，直到宋先鋒寨中。宋江接至帳上，便問來意如何。褚堅先說了國主投降一事，然後許宋先鋒金帛玩好之物。宋江聽了，說與丞相褚堅道：「俺連日攻城，不愁打你這個城池不破。一發斬草除根，免了萌芽再發。看見你城上豎起降旗，以此停兵罷戰。出國交鋒，自古國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此降，因此按兵不動。容汝赴朝廷請罪獻納。汝今以賄賂相許，覩宋江爲何等之人，再勿復言！」褚堅惶恐。宋江又道：「容你修表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動，待汝速去快來。汝勿遲滯！」

褚堅拜謝了宋先鋒，作別出寨，上馬回燕京，來奏知國主。衆大臣商議已定，次日遼國君臣收拾玩

好之物，金銀寶貝，綵繒珍珠，裝載上車，差丞相褚堅，并同番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鞍馬三十餘騎，修下請罪表章一道，離了燕京，到宋江寨內，參見了宋江。宋江引褚堅來見趙樞密，說知此事。遼國今差丞相褚堅，親往京師朝見，告罪投降。趙樞密留住褚堅，以禮相待；自來與宋先鋒商議，亦動文書，申達天子。就差柴進，蕭讓齋奏，就帶行軍公文，關會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堅，前往東京。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師，便將十車進奉金寶禮物，車仗人馬，於館驛內安下。柴進，蕭讓，齋捧行軍公文，先去省院下了，稟說道：「即日兵馬圍困燕京，旦夕可破。遼國郎主，於城上豎起降旗，今遣丞相褚堅，前來上表，請罪納降，告赦罷兵。未敢自專，來請聖旨。」省院官說道：「你且與他館驛內權時安歇，待俺這裏從長計議。」

此時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并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卻說遼國丞相褚堅，并衆人先尋門路，見了太師蔡京等四個大臣，次後省院各官處，都有賄賂。各各先以門路，饋送禮物，諸官已了。次日早朝，百官朝賀拜舞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燕京，圍住城池，攻擊，旦夕可破。今有遼主早豎降旗，情願投降，遣使丞相褚堅，奉表稱臣，納降請罪，告赦講和，求勅退兵罷戰，情願年年進奉，不敢有違。伏乞聖鑒。」天子曰：「以此講和，休兵罷戰，汝等衆卿，如何計議？」傍有太師蔡京

出班奏曰：「臣等衆官，俱各計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滅。臣等愚意，可存遼國，作北方之屏障；年年進納歲幣，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請罪，休兵罷戰，詔回軍馬，以護京師。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聖裁。」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來使面君。當有殿頭官傳令，宣褚堅等一行來使，都到金殿之下，揚塵拜舞，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開。宣表學士高聲讀道：

遼國主，臣耶律輝頓首頓首，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漠，長在番邦，不通聖賢之經，罔究綱常之禮。詐文僞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賂貪財，前後悉鼠目鱗頭之輩。小臣昏昧，屯衆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討罪；妄驅士馬，動勞王室，與師。量螻蟻安足撼泰山，想衆水必然歸大海。今特遣使臣褚堅冒於天威，納土請罪。倘蒙聖上憐憫，蕞爾之微生，不廢祖宗之遺業，赦其舊過，開以新圖，退守戎狄之番邦，永作天朝之屏障，老幼幼幼，真獲再生，子子孫孫，久遠感戴。進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謹上表以聞。

宣和四年冬月

日遼國主臣耶律輝表

徽宗天子御覽表文已畢，階下羣臣稱賀天子，命取御酒，以賜來使。丞相褚堅等便取金帛歲幣，進在朝前。天子命寶藏庫收訖，仍另納下每年歲幣牛馬等物。天子回賜段正表裏，光祿寺賜宴，勅令丞相褚堅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來降詔。褚堅等謝恩，拜辭出朝，且歸館驛。

是日朝散，褚堅又令人再於各官門下，重打關節。蔡京力許，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堅謝了太師，自回遼國去了。

卻說蔡太師，次日引百官入朝，啓奏降詔，回下遼國。天子准奏，急勅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師宿元景齎丹詔，直往遼國開讀。另勅趙樞密令宋先鋒收兵罷戰，班師回京；將應有被擒之人，釋放還國；原奪城池，仍舊給遼管領；府庫器具，交割遼邦歸管。天子退朝，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諸官，都到宿太師府，約日送行。

再說宿太師領了詔勅，不敢久停，準備驕馬從人，辭了天子，別了省院諸官，就同柴進、蕭讓，同上遼邦，出京師，望陳橋驛投邊塞進發。在路行時，正值嚴冬之月，彤雲密布，瑞雪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師一行人馬，冒雪擋風，迤邐前進。雪霽未消，漸臨邊塞。柴進、蕭讓先使哨馬報知趙樞密，前去通報宋

先鋒宋江見哨馬飛報，便攜酒禮，引衆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着宿太尉相見已畢，把了接風酒，各官俱喜。請至寨中，設筵相待，同議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說省院等官，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俱各受了遼國賄賂，於天子前極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罷戰，詔回軍馬，守備京師。宋江聽了，嘆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勳至此，又成虛度。」宿太尉道：「先鋒休憂！元景回朝，天子前必當重保。」趙樞密又道：「放着下官爲證，怎肯教虛費了將軍大功！」宋江稟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報國，并無異心，亦無希恩望賜之念；只得衆弟兄同守勞苦，實爲幸甚。若得樞相肯做主張，深感厚德。」當日飲宴，衆皆歡喜，至晚方散，隨即差人一面報知遼國，準備接詔。

次日，宋江撥十員大將，護送宿太尉進遼國頒詔，都是錦袍金甲，戎裝革帶。那十員上將：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董平、李應、柴進、呂方、郭盛，引領馬步軍三千，護持太尉，前遮後擁，擺布入城。燕京百姓，有數百年不見中國軍容，聞知太尉到來，盡皆歡喜，排門香花燈燭。遼主親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馬，出南門迎接詔旨，直至金鑾殿上。十員大將，立於左右。宿太尉立於龍亭之左。國主同百官，跪於殿前。殿頭官喝拜，國主同文武拜罷。遼國侍郎承恩請詔，就殿上開讀。詔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禪宗，雖中華而有主，豈夷狄之無君？茲爾遼國，不遵天命，數犯疆封，氓合一鼓而滅。朕今覽其情詞，憐其哀切，憫汝悖孤，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至日，即將軍前所擒之將，盡數釋放還國；原奪一應城池，仍舊給還本國管領；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於戲！敬事大國，祇畏天地，此藩翰之職也。爾其欽哉！

宣和四年冬月 日

當時遼國侍郎開讀詔旨已罷，郎主與百官再拜謝恩。行君臣禮畢，抬過詔書龍案，郎主便與宿太尉相見。敘禮已畢，請入後殿，大設華筵，水陸俱備。番官進酒，戎將傳杯；歌舞滿筵，胡笳聒耳；燕姬美女，各奏戎樂；羯鼓塤箎，胡旋慢舞。筵宴已終，送宿太尉并衆將於館驛內安歇。是日跟去人員，都有賞勞。

次日，國主命丞相褚堅出城至寨，邀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與軍師吳用計議不行，只請的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飲宴。是日遼國郎主，大張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傾銀盃，黃羊肉美，滿金盤；異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將終，只見國主金盤捧出玩好之物，上獻宿太尉、趙樞密。直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遼主會集文武羣臣，番戎鼓樂，送太尉、樞密出城還寨；再命丞相褚堅，將牛羊馬匹，金銀

綵緞等項禮物，直至宋先鋒軍前寨內，大設廣會，犒勞三軍，重賞衆將。

宋江傳令，叫取天壽公主一千人口，放回本國；仍將奪過檀州，薊州，霸州，幽州，依舊給還遼國管領。一面先送宿太尉還京，次後收拾諸將軍兵車仗人馬，分撥人員先發；中軍軍馬，護送趙樞密起行。宋先鋒寨內，自己設宴。一面賞勞水軍頭目已了，着令乘駕船隻，從水路先回東京駐扎聽調。

宋江再使人入城中，請出左右二丞相前赴軍中說話。當下遼國郎主教左丞相幽西字瑾，右丞相太師褚堅，來至宋先鋒行營，至於中軍相見，宋江邀請上帳，分賓而坐。宋江開話道：「俺武將兵臨城下，將至壕邊，奇功在邇，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盡皆剿滅，正當其理。主帥聽從，容汝申達朝廷，皇上憐憫，存惻隱之心，不肯盡情追殺，准汝投降，納表請罪。今王事已畢，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輩，不能勝爾，再生反復。年年進貢，不可有缺。吾今班師還國，汝宜謹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謝。宋江再用好言戒諭，二丞相懇謝而去。

宋江卻撥一隊軍兵，與女將「一丈青」等先行，隨即喚令隨軍石匠，採石爲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鐫石已畢，豎立在永清縣東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蹟尙存。有詩爲證：

每聞胡馬度陰山，

恨殺瀟淵縱虜還。

誰造茅山功蹟記？

寇公泉下亦開顏。

宋江卻將軍馬分作五起進發，尅日起行。只見魯智深忽到帳前，合掌作禮，對宋江道：「小弟自從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雁門縣，趙員外送洒家上五臺山，投禮智真長老，落髮爲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師父送俺來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個執事僧做，相國寺裏着洒家看守菜園。爲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隨從多時，已經數載，思念本師，一向不曾參禮。洒家常想師父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性，久後卻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無事，兄弟權時告假數日，欲往五臺山參禮本師；就將平昔所得金帛之資，都做布施；再求問師父前程如何。哥哥軍馬只願前行，小弟隨後便趕來也！」宋江聽罷，愕然默上心來，便道：「你既有這個活佛羅漢在彼，何不早說，與俺等同去參禮，求問前程。」當時與衆人商議，盡皆要去，惟有公孫勝道教不行。宋江再與軍師計議：「留下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四個，委同副先鋒盧俊義掌管軍馬，陸續先行。俺們只帶一千來人，隨從衆弟兄，跟着魯智深，同去參禮智真長老。」宋江等衆，當時離了軍前，收拾名香、綵帛、表裏、金銀，上五臺山來。正是暫棄金戈

甲馬，來游方外叢林。雨花臺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見燃燈古佛。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關。畢竟宋江與魯智深怎地參禪，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鎮燕青遇故

話說五臺山這個智真長老，原來是故宋時一個當世的活佛，知得過去未來之事。數載之前，已知魯智深是個了身達命之人，只是俗緣未盡，要還殺生之債，因此教他來塵世中走這一遭。本人宿根，還有道心，今日起這個念頭，要來參禪投禮本師。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因此要同魯智深來參智真長老。當下宋江與衆將，只帶隨行人馬，同魯智深來到五臺山下，就將人馬屯扎下營，先使人上山報知。宋江等衆兄弟，都脫去戎裝慣帶，各穿隨身衣服，步行上山。轉到山門外，只聽寺內撞鐘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向前與宋江、魯智深等施了禮。數內有認得魯智深的多，又見齊齊整整這許多頭領跟着宋江，盡皆驚訝。堂頭首座來稟宋江道：「長老坐禪入定，不能相接將軍，切勿見罪。」遂請宋江等先去知客寮。

內少坐。供茶罷，侍者出來請道：「長老禪定方回，已在方丈專候。啓請將軍進。」有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來參智真長老。那長老慌忙降階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禮罷，宋江看那和尚時，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格清奇，儼然有天臺方廣出山之相。衆人入進方丈之內，宋江便請智真長老上座，焚香禮拜，一行衆將都已拜罷，魯智深向前插香禮拜。智真長老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魯智深默然無言。宋江向前道：「久聞長老清德，爭奈俗緣淺薄，無路拜見尊顏。今因奉詔破遼到此，得以拜見堂頭大和尚，平生萬幸。智深兄弟，雖是殺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衆兄弟來參大師。」智真長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問論世事。久聞將軍替天行道，忠義根心。吾弟子智深跟着將軍，豈有差錯？」宋江稱謝不已。

魯智深將出一包金銀綵緞來，供獻本師。智真長老道：「吾弟子，此物何處得來？無義錢財，決不敢受。」智深稟道：「弟子累經功賞積聚之物，弟子無用，特地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用。」長老道：「衆亦難消。與汝置經一藏，消滅罪惡，早登善果。」魯智深拜謝已了，宋江亦取金銀綵緞，上獻智真長老。長老堅執不受。宋江稟說，我師不納，可令庫司辦齋，供獻本寺僧衆。當日就五臺山寺中宿歇一宵，長老設素

齋相待，不在話下。

且說次日庫司辦齋完備，五臺山寺中法堂上，鳴鐘擊鼓，智真長老會集衆僧於法堂上，講法參禪。須臾，合寺衆僧，都披袈裟坐具，到於法堂中坐下。宋江、魯智深，并衆頭領，立於兩邊。引磬響處，兩碗紅紗燈籠，引長老上陞法座。智真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讚道：「此一炷香，伏願皇上聖壽齊天，萬民樂業。再拈信香一炷，願今齋主，身心安樂，壽算延長。再拈信香一炷，願今國安民泰，歲稔年和，三教興隆，四方寧靜。」祝讚已罷，就法座而坐；兩下衆僧，打罷問訊，復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禮拜畢，合掌近前參禪道：「某有一語，敢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苦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智真長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幾個筋斗。嘆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裏頻哮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禮拜侍立。衆將都向前拈香禮拜，設誓道：「只願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罷，衆僧皆退，就請去雲堂內赴齋。

衆人齋罷，宋江與魯智深跟隨長老來到方丈內。至晚閒話間，宋江求問長老道：「弟子與魯智深

本欲從師數日，指示愚迷，但以統領大軍，不敢久戀。我師語錄，實不省悟。今者拜辭還京，某等衆弟兄，此去前程如何，萬望吾師明彰點化。」智真長老命取紙筆，寫出四句偈語：

當風雁影翩，東闕不團圓。
隻眼功勞足，雙林福壽全。

寫畢，遞與宋江道：「此是將軍一生之事，可以祕藏，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曉其意，又對長老道：「弟子愚蒙，不悟法語，乞吾師明白開解，以釋憂疑。」智真長老道：「此乃禪機隱語，汝宜自參，不可明說。」長老說罷，喚過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與汝前程永別，正果將臨也！與汝四句偈，去收取終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臘而執。
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魯智深拜受偈語，讀了數遍，藏在身邊，拜謝本師。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魯智深，并吳用等衆頭領，辭別長老下山，衆人便出寺來，智真長老并衆僧都送出山門外作別。

不說長老衆僧回寺，且說宋江等衆將下到五臺山下，引起軍馬，星火趕來。衆將回到軍前，盧俊義、公孫勝等接着宋江衆將，都相見了。宋江便對盧俊義等說五臺山衆人參禪設誓一事，將出禪語，與盧

俊義，公孫勝看了，皆不曉其意。蕭讓道：「禪機法語，等閒如何省得？」衆皆驚訝不已。

宋江傳令，催趲軍馬起程，衆將得令，催起三軍人馬，望東京進發。凡經過地方，軍士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來看王師；見宋江等衆將英雄，人人稱獎，個個欽服。宋江等在路行了數日，到一個去處，地名雙林鎮。當有鎮上居民，及近村幾個農夫，都走攏來觀看。宋江等衆兄弟，雁行般排着，一對對並轡而行。正行之間，只見前隊裏一個頭領，滾鞍下馬，向左邊看的人叢裏，扯着一個人叫道：「兄長如何在這裏？」兩個攸了禮，說着話。宋江的馬，漸漸近前，看時，卻是「浪子」燕青和一個人說話。燕青拱手道：「許兄，此位便是宋先鋒。」宋江勒住馬看那人時，生得：

目炯雙瞳，眉分八字。七尺長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鬚。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阜沿邊褐布道服。繫一條雜彩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必非碌碌庸人，定是山林逸士。

宋江見那人相貌古怪，丰神爽雅，忙下馬來，躬身施禮道：「敢問高士大名？」那人望宋江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得以拜見。」慌的宋江答拜不迭，連忙扶起道：「小可宋江，何勞如此。」那人道：「小子姓許，名貫忠，祖貫大名府人氏，今移居山野。昔日與燕將軍交契，不想一別有十數個年頭，不得相聚。

後來小子在江湖上，聞得小乙哥在將軍麾下，小子欣慕不已。今聞將軍破遼凱還，小子特來此處瞻望，得見各位英雄，平生有幸。欲邀燕兄到敵廬略敘，不知將軍肯放否？」燕青亦稟道：「小弟與許兄久別，不意在此相遇。既蒙許兄雅意，小弟只得去一遭。哥哥同衆將先行，小弟隨後趕來。」宋江猛省道：「兄弟燕青，常道先生英雄肝膽；只恨宋某命薄，無緣得遇。今承垂愛，敢邀同往請教。」許貫忠辭謝道：「將軍慷慨忠義，許某久欲相侍左右，因老母年過七旬，不敢遠離。」宋江道：「恁地時，卻不敢相強。」又對燕青說道：「兄弟就回，免得我這裏放心不下；況且到京，倘早晚便要朝見。」燕青道：「小弟決不敢違哥哥將令。」又去稟知了盧俊義，兩下辭別。

宋江上得馬來，前行的衆頭領，已去了一箭之地，見宋江和貫忠說話，都勒馬伺候。當下宋江策馬上前，同衆將進發。

話分兩頭：且說燕青喚一個親隨軍漢，拴縛了行囊，另備了一匹馬，卻把自己的駿馬，讓與許貫忠乘坐。到前面酒店裏，脫下戎裝幘帶，穿了隨身便服。兩人各上了馬，軍漢背着包裹，跟隨在後，離了雙林鎮，望西北小路而行。過了些村舍林崗，前面卻是山僻曲折的路。兩個說些舊日交情，胸中肝膽，出了山

僻小路，轉過一條大溪，約行了三十餘里，許貫忠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敝廬在內。」又行了十數里，纔到山中。那山峯巒秀拔，溪澗澄清。燕青正看山景，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落日帶烟生碧霧，

斷霞映水散紅光。

原來這座山叫做大伾山，上古大禹聖人導河，曾到此處。書經上說道：「至於大伾，」這便是個證見。今屬大名府濬縣地方。話休繁絮。且說許貫忠引了燕青轉過幾個山嘴，來到一個山凹裏，卻有三四里方圓平曠的所在。樹木叢中，閃着兩三處草舍。內中有幾間向南傍溪的茅舍。門外竹籬圍繞，柴扉半掩，修竹蒼松，丹楓翠柏，森密前後。許貫忠指着說道：「這個便是蝸居。」燕青看那竹籬內，一個黃髮村童，穿一領布衲襖，向地上收拾些曬乾的松枝檜櫚，堆積於茅簷之下。聽得馬蹄響，立起身往外看了，叫聲奇怪：「這裏那得有馬經過！」仔細看時，後面馬上，卻是主人。慌忙跑出門外，叉手立着，呆呆地看。原來臨行備馬時，許貫忠說不用鑾鈴，以此至近方覺。二人下了馬，走進竹籬。軍人把馬拴了。二人入得草堂，分賓主坐下。茶罷，貫忠教隨來的軍人卸下鞍轡，把這兩匹馬牽到後面草房中，喚童子尋些草料喂養，仍教軍人前面耳房內歇息。燕青又去拜見了貫忠的老母。貫忠攜着燕青，同到靠東向西的草廬內。

推開後窗，卻臨着一溪清水，兩人就倚着窗檻坐地。

貫忠道：「敝廬窄陋，兄長休要笑話！」燕青答道：「山明水秀，令小弟應接不暇，實是難得。」貫忠又問些征遼的事。多樣時，童子點上燈來，閉了窗格，掇張桌子，鋪下五六碟菜蔬，又搬出一盤鷄，一盤魚，及家中藏下的兩樣山果，旋了一壺熱酒。貫忠篩了一盃，遞與燕青道：「特地邀兄到此，村膠野菜，豈堪待客？」燕青稱謝道：「相擾卻是不當。」數盃酒後，窗外月光如晝。燕青推窗看時，又是一般清致：雲輕風靜，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燕青誇獎不已道：「昔日在大名府，與兄長最爲莫逆。自從兄長應武舉後，便不得相見。卻尋這個好去處，何等幽雅！像劣弟恁地東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閒？」貫忠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將軍，英鳥盡世，上應罡星，今又威服強虜，象許某蝸伏荒山，那裏有分豪及得兄等。俺又有幾分兒不合時宜處，每每見奸黨專權，蒙蔽朝廷，因此無志進取，游蕩江河，到幾個去處，俺也頗頗留心。」說罷大笑，洗盞更酌。燕青取白金二十兩，送與貫忠道：「些須薄禮，少盡鄙忱。」貫忠堅辭不受。燕青又勸貫忠道：「兄長恁般才略，同小弟到京師覲方便，討個出身。」貫忠歎口氣說道：「今奸邪當道，妬賢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帶，忠良正直的，盡被牢籠陷害。小弟的念頭久灰。兄長到功成名

就之日，也宜尋個退步。自古道：「鵬鳥盡，良弓藏。」燕青點頭嗟歎。兩個說至半夜，方纔歇息。

次早，洗漱罷，又早擺上飯來，請燕青吃了，便邀燕青去山前山後游玩。燕青登高眺望，只見重巒疊障，四面皆山，惟有禽聲上下，卻無人跡往來。山中居住的人家，顛倒數過，只有二十餘家。燕青道：「這裏賽過桃源。」燕青貪看山景，當日天晚，又歇了一宵。

次日，燕青辭別貫忠道：「恐宋先鋒懸念，就此拜別。」貫忠相送出門。貫忠道：「兄長少待！」無移時，村童托一軸手卷兒出來，貫忠將來遞與燕青道：「這是小弟近來的幾筆拙畫。兄長到京師，細細的看，日後或者亦有用得着處。」燕青謝了，教軍人拴縛在行囊內。兩個不忍分手，又同行了一二里。燕青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不必遠勞，後圖再會。」兩人各悒悒分手。

燕青望許貫忠回去得遠了，方纔上馬。便教軍人也上了馬，一齊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恰好宋先鋒屯駐軍馬於陳橋驛，聽候聖旨，燕青入營參見不題。

且說先是宿太尉并趙樞密中軍人馬入城，已將宋江等功勞奏聞天子。報說宋先鋒等諸將兵馬，班師回軍，已到關外。趙樞密前來啓奏，說宋江等諸將邊庭勞苦之事。天子聞奏，大加稱讚，就傳聖旨，命

皇門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見，都教披掛入城。宋江等衆將，遵奉聖旨，本身披掛，戎裝革帶，頂盔掛甲，身穿錦襖，懸帶金銀牌面，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起居，山呼萬歲。皇上看了宋江等衆將英雄，盡是錦袍金帶，惟有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聖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進勞苦，邊塞用心，中傷者多，寡人甚爲憂戚。」宋江再拜奏道：「託聖上洪福齊天，臣等衆將，雖有中傷，俱各無事。今逆虜投降，邊庭寧息，實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勞之有？」再拜稱謝。天子特命省院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童貫商議奏道：「宋江等官爵，容臣等酌議奏聞。」天子准奏，仍勅光祿寺大設御宴，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以下給賞金帛，盡於內府關支。宋江與衆將謝恩已罷，盡出宮禁，都到西華門外，上馬回營安歇，聽候聖旨。不覺的過了數日，那蔡京、童貫等那裏去議甚麼封爵，只顧延挨。

且說宋江正在營中閒坐，與軍師吳用議論些古今興亡得失的事，只見戴宗、石秀，各穿徽服，來稟道：「小弟輩在營中，兀坐無聊，今日和石秀兄弟，閑走一回，特來稟知兄長。」宋江道：「早些回營，候你每同飲幾盃。」戴宗和石秀離了陳橋驛，望北緩步行來。過了幾個街坊市井，忽見路傍一個大石碑，碑

上有「造字臺」三字，上面又有幾行小字，因風雨剝落，不甚分明。戴宗仔細看了道：「卻是蒼頡造字之處。」石秀笑道：「俺每用不着他。」兩個笑着望前又行。到一個去處，搭大一塊空地，地上都是瓦礫。正北上有個石牌坊，橫着一片石板，上鐫「博浪城」三字。戴宗沉吟了一回，說道：「原來此處是漢留侯擊始皇的所在。」戴宗嘖嘖稱讚道：「好個留侯！」石秀道：「只可惜這一椎不中！」兩個嗟歎了一回，說着話，只願望北走去，離營卻有二十餘里。石秀道：「俺兩個烏面了這半日，尋那裏吃碗酒回營去。」戴宗道：「兀那前面不是個酒店？」兩個進了酒店，揀個近窗明亮的座頭坐地。戴宗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酒保搬了五六碟菜蔬，擺在桌上，問道：「官人打多少酒？」石秀道：「先打兩角酒，下飯但是下得口的，只願賣來。」無移時，酒保旋了兩角酒，一盤牛肉，一盤羊肉，一盤嫩雞。兩個正在那裏吃酒閑話，只見一個漢子，托着雨傘桿棒，背個包裹，拽扎起皂衫，腰繫着纏袋，腿纏護膝，八搭麻鞋，走得氣急喘促，進了店門，放下傘棒包裹，便向一個座頭坐下，叫道：「快將些酒肉來！」過賣旋了一角酒，擺下兩三碟菜蔬。那漢道：「不必文謔了，有肉快切一盤來，俺吃了，要趕路進城公幹。」拿起酒，大口價吃。戴宗把眼瞷着，肚裏尋思道：「這烏是個公人，不知甚麼鳥事？」便向那漢拱手問道：「大哥，甚麼事恁般要

緊」那漢一頭吃酒吃肉，一頭夾七夾八的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宋公明再建奇功，汾沁地重歸大宋。畢竟那漢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黃河

盧俊義賺城黑夜

話說戴宗、石秀見那漢像個公人打扮，又見他慌慌張張。戴宗問道：「端的是甚麼公幹？」那漢放下筯，抹抹嘴，對戴宗道：「河北田虎作亂，你也知道麼？」戴宗道：「俺每也知一二。」那漢道：「田虎那廝，侵州奪縣，官兵不能抵敵。近日打破蓋州，早晚便要攻打衛州。城中百姓，日夜驚恐，城外居民，四散的逃竄。因此本府差俺到省院，投告急公文的。」說罷，便起身，背了包裹，托着傘棒，急急算還酒錢，出門歎口氣道：「真個是官差不自繇，俺們的老小，都在城中。皇天，只願早早發救兵便好！」拽開步，望京城趕去了。

戴宗、石秀得了這個消息，也算還酒錢，離了酒店，回到營中，見宋先鋒報知此事。宋江與吳用商議

道：「我等諸將，閒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聞天子，我等情願起兵前去征進。」吳用道：「此事須得宿太尉保奏方可。」當時會集諸將商議，盡皆歡喜。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數騎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傳報。太尉知道，忙教請進。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將軍何事光降？」宋江道：「上告恩相，宋某聽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據州郡，擅改年號，侵至蓋州，早晚來打衛州。宋江等人馬久閒，某等情願部領兵馬，前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保奏則個。」宿太尉聽了大喜道：「將軍等如此忠義，肯替國家出力，宿某當一力保奏。」宋江謝道：「宋某等屢蒙太尉厚恩，雖銘心鏤骨，不能補報。」宿太尉又令置酒相待。至晚，宋江回營，與衆頭領說知。

卻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見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河北田虎造反，占據五府五十六縣，改年建號，自霸稱王。目今打破陵州，懷州，震隣，申文告急。天子大驚，向百官文武問道：「卿等誰與寡人出力，勦滅此寇？」只見班陪叢中閃出宿太尉，執簡當胸，俯伏啟奏道：「臣聞田虎斬木揭竿之勢，今已燎原，非猛將雄兵，難以勦滅。今有破遼得勝宋先鋒，屯兵城外，乞陛下降勅，遣這枝軍馬前去征勦，必成大功。」天子大喜，即令省院官奉旨出城，宣取宋江，盧俊義，直到披香殿下，朝見天子。拜舞已畢，王晉道：「朕

知卿等英雄忠義，今勅卿等征討河北，卿等勿辭勞苦。早奏凱歌而回，朕當優擢。」宋江、盧俊義叩頭奏道：「臣等蒙聖恩委任，敢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天子龍顏欣悅，降勅封宋江爲「平北正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各賜御酒、金帶、錦袍、金甲、綵段，其餘正偏將佐，各賜段疋銀兩。待奏蕩平，論功陞賞，加封官爵。三軍頭目，給賜銀兩，都就於內府關支。限定日期，出師起行。宋江、盧俊義再拜謝恩，領旨辭朝，上馬回營，陞帳而坐。當時會集諸將，盡教收拾鞍馬衣甲，準備起身，征討田虎。

次日，於內府關到賞賜段疋銀兩，分俵諸將，給散三軍頭目。宋江與吳用計議，着令水軍頭領整頓戰船先進，自汴河入黃河，至原武縣界，等候大軍到來，接濟渡河。傳令與馬軍頭領整頓馬匹，水陸並進，船騎同行，準備出師。

且說河北田虎這廝，是威勝州沁源縣一個獵戶，有膂力，熟武藝，專一交結惡少。本處萬山環列，易於哨聚；又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盡，人心思亂。田虎乘機糾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初時擄掠些財物，後來侵州奪縣，官兵不敢當其鋒。說話的，田虎不過一個獵戶，爲何就這般猖獗？看官聽着，卻因那時文官要錢，武將怕死，各州縣雖有官兵防禦，都是老弱虛冒，或一名吃兩三名的兵餉；或勢要人家閑着的

伴當，出了十數兩頂首，也買一名克當，落得關支些糧餉使用。到得點名操練，卻去僱人答應；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國家費盡金錢，竟無一毫實用。到那臨陣時節，卻不知廝殺；橫的豎的一見前面塵起砲響，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脚。當時也有幾個軍官，引了些兵馬，前去追勦田虎，那裏敢上前，只是尾其後，東奔西逐，虛張聲勢，甚至殺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從賊，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縣。那五州：一是威勝，即今時沁州；二是汾陽，即今時汾州；三是昭德，即今時潞安；四是晉寧，即今時平陽；五是蓋州，即今時澤州。那五十六縣，都是這五州管下的屬縣。田虎就汾陽起造宮殿，偽設文武官僚，內相外將，獨霸一方，稱爲晉王；兵精將猛，山川險峻，目今分兵兩路，前來侵犯。

再說宋江選日出師，相辭了省院諸官，當有宿太尉親來送行，趙安撫遵旨，至營前賞勞三軍。宋江，盧俊義謝了宿太尉，趙樞密，兵分三隊而進，令五虎八驃騎爲前部。

五虎將五員：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霹靂火』秦明

『雙鞭將』呼延灼

「雙鎗將」董平

八驃騎八員：

「小李廣」花榮

「金鎗手」徐寧

「青面獸」楊志

「急先鋒」索超

「沒羽箭」張清

「美髯公」朱仝

「九紋龍」史進

「沒遮攔」穆弘

令十六彪將爲後隊。

小彪將十六員：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醜郡馬」宣贊

「井木犴」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聖水將軍」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摩雲金翅」歐鵬

「火眼狻猊」鄧飛

「錦毛虎」燕順

「鐵笛仙」馬麟

「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錦豹子」楊林

「小霸王」周通

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及其餘將佐，馬步頭領，統領中軍。當日三聲號砲，金鼓樂器齊鳴，離了陳橋驛，望東北進發。

宋江號令嚴明，行伍整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是不必說。兵至原武縣界，縣官出郊迎接，前部哨報本軍頭領舡隻，已在河濱等候渡河。宋江傳令李俊等領水兵六百，分爲兩哨，分哨左右，再拘聚些當地船隻，裝載馬匹車仗。宋江等大兵，次第渡過黃河北岸，便令李俊等統領戰船，前至衛州衛河齊取。

宋江兵馬前部，行至衛州屯札。當有衛州官員，置筵設席，等接宋先鋒到來，請進城中管待。訴說：「田虎賊兵浩大，不可輕敵。澤州是田虎手下偽樞密鈕文忠鎮守，差部下張翔、王旨，領兵一萬，來攻本州所屬輝縣、沈安、秦升，領兵一萬，來攻懷州屬縣武涉。求先鋒速行解救，則個。」宋江聽罷，回營與吳用

商議發兵前去救應吳用道：「陵川乃蓋州之要地，不若竟領兵去打陵川，則兩縣之圍自解。」當下盧俊義道：「小弟不才，願領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撥盧俊義馬軍一萬，步兵五百。馬軍頭領，乃是花榮、秦明、董平、索超、黃信、孫立、楊志、史進、朱仝、穆弘。步軍頭領，乃是李逵、鮑旭、項充、李袞、魯智深、武松、劉唐、楊雄、石秀。

次日，盧俊義領兵去了。宋江在帳中，再與吳用計議進兵良策。吳用道：「賊兵久驕，盧先鋒此去，必然成功。只有一件，三晉山川險峻，須得兩個頭領做細作，先去打探山川形勢，方可進兵。」道猶未了，只見帳前走過燕青稟道：「軍師不消費心，山川形勢，已有在此。」當下燕青取出一軸手卷，展放桌上。宋江與吳用從頭仔細觀看，卻是三晉山川城池關隘之圖。凡何處可以屯札，何處可以埋伏，何處可以斷殺，細細的都寫在上面。吳用驚問道：「此圖何處得來？」燕青對宋江道：「前日破遼班師，回至雙林鎮，所遇那個姓許雙名貫忠的，他邀小弟到家，臨別時，將此圖相贈。他說是幾筆醜畫，弟回到營中閑坐，偶取來展看，纔知是三晉之圖。」宋江道：「你前日回來，正值收拾朝見，忙忙地不會問得備細。我看此人，也是個好漢，你平日也常對我說他的好處，他如今何所作爲？」燕青道：「貫忠博學多才，也好武藝，有

肝膽，其餘小伎，琴奕丹青，件件都省的。因他不願出仕，山居幽僻。』及相敘的言語，備細說了一遍。吳用道：『誠天下有心人也。』宋江、吳用嗟嘆稱贊不已。

且說盧俊義領了兵馬，先令黃信、孫立，領三千兵去陵川城東五里外埋伏，史進、楊志領三千軍去陵川城西五里外埋伏。『今夜五鼓，喇叭摘鈴，悄悄地各去。明日我等進兵，敵人若無准備，我兵已得城池，只看南門旗號，衆頭領領了軍馬，徐徐進城。倘敵人有准備，放砲爲號，兩路一齊殺出接應。』四將領計去了。盧俊義次早五更造飯，平明軍馬直逼陵川城下。兵分三隊，一帶兒擺開，搖旗擣鼓搦戰。

守城軍慌的飛去報知守將董澄及偏將沈驥、耿恭。那董澄是鈕文忠部下先鋒，身長九尺，膂力過人，使一口三十斤重潑風刀。當下聽的報，宋朝調遣梁山泊兵馬，已到城下扎營，要來打城。董澄急陞帳，整點軍馬，出城迎敵。耿恭諫道：『某聞宋江這夥英雄，不可輕敵，只宜堅守；差人去蓋州求取救兵到來，內外夾攻，方能取勝。』董澄大怒道：『尉耐那厮小覷俺這裏，怎敢就來攻城！彼遠來必疲，待俺出去，教他片甲不回！』耿恭苦諫不聽。董澄道：『既如此，留下一千軍馬與你城中守護，你去城樓坐着，看俺殺那厮。』急披掛提刀，同沈驥領兵出城迎敵。

城門開處，放下吊橋，二三千兵馬，擁過吊橋。宋軍陣裏，用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只聽得鼙鼓瑟瑟，川陣中捧出一員將來，怎生打扮：

戴一頂點金束髮渾鐵盔，頂上撒斗來大小紅纓。披一副擺連環鎖子鐵甲，穿一領繡雲霞團花戰袍，着一雙斜皮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紅鞵釘就疊勝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銀色捲毛馬，手使一口潑風刀。

董澄立馬橫刀，大叫道：「水泊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縱馬喝道：「天兵到此，早早下馬受縛，免污刀斧！」兩軍納喊。朱仝、董澄搶到垓心，兩馬相交，兩器并舉。二將鬪不過十餘合，朱仝撥馬望東便走，董澄趕來。東隊裏花榮挺鎗，接住廝殺，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吊橋邊沈驥見董澄不能取勝，輪起出白點鋼鎗，拍馬向前助戰。花榮見兩個夾攻，撥馬望東便走。董澄、沈驥緊緊趕來，花榮回馬再戰。

耿恭在城頭上，看見董澄、沈驥趕去，恐怕有失，正欲鳴鼓收兵。宋軍隊裏，忽衝出一彪軍來。——李逵、魯智深、鮑旭、項充等十數個頭領，——飛也似搶過吊橋來。北兵怎當得這樣兇猛，不能攔當。耿恭急叫閉門，說時遲，那時快，魯智深、李逵早已搶入城來。守門軍一齊向前，被智深大叫一聲，一禪杖打翻了

兩個，李逵輪斧，劈倒五六個，鮑旭等一擁而入，奪了城門，殺散軍士。耿恭見頭勢不好，急滾下來，望北要走，被步軍趕上活捉了。

董澄、沈驥正鬪花榮，聽的吊橋邊喊起，急回馬趕去。花榮不去追趕，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覷定董澄，望董澄後心，颼的一箭；董澄兩脚蹬空，撲通的倒撞下馬來。盧俊義等招動軍馬，掩殺過來。沈驥被董平一槍戳死；陵川兵馬，殺死大半；其餘的四散逃竄去了。衆將領兵，一齊進城。「黑旋風」李逵，兀是火刺刺的只顧砍殺，盧俊義連叫：「兄弟，不要殺害百姓。」李逵方肯住手。

盧俊義教軍士快於南門豎立認軍旗號，好教兩路伏兵知道；再分撥軍士各門把守。少頃，黃信、孫立、史進、楊志，兩路伏兵，一齊都到。花榮獻董澄首級，董平獻沈驥首級，鮑旭等活捉得耿恭，并部下幾個頭目解來。盧先鋒都教解了綁縛，扶耿恭於客位，分賓主而坐。耿恭拜謝道：「被擒之將，反蒙厚禮相待。」俊義扶起道：「將軍不出城迎敵，良有深意，豈董澄輩可比。」宋先鋒招賢納士，將軍若肯歸順天朝，宋先鋒必行保奏重用。」耿恭叩領謝道：「既蒙不殺之恩，願爲麾下小卒。」盧俊義大喜，再用好言撫慰了這幾個頭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備辦酒食，犒勞軍士，置酒管待耿恭及衆將。

盧俊義問耿恭蓋州城中兵將多寡。耿恭道：「蓋州有鈕樞密重兵鎮守，陽城，沈水，俱在蓋州之西；惟高平縣去此只六十里遠近，城池傍着韓王山，守將張禮，趙能，部下有二萬軍馬。」盧先鋒聽罷，舉盃向耿恭道：「將軍滿飲此盃，只今夜盧某便要將軍去幹一件功勞，萬勿推卻。」耿恭道：「蒙先鋒如此厚恩，耿恭敢不盡心！」俊義喜道：「將軍既肯去，盧某撥幾個兄弟，并將軍部下頭目，依着盧某如此如此，即刻就煩起身。」又喚過那新降的六七個頭目，各賞酒食銀兩，功成另行重賞。當下酒罷，盧俊義傳令李逵，鮑旭等七個步兵頭領，并一百名步兵，穿換了陵川軍卒的衣甲旗號；又令史進，楊志，領五百馬軍，啣枚摘鈴，遠遠地隨在耿恭兵後；卻令花榮等衆將，在城鎮守，自己領三千兵，隨後接應。

分撥已定，耿恭等領計出城，日色已晚，行至高平城南門外，已是黃昏時候。星光之下，望城上旗幟森密，聽城中更鼓嚴明。耿恭到城下高叫道：「我是陵川守將耿恭，只爲蕭沈二將，不肯聽我說話，開門輕敵，以此失陷。我急領了這百餘人，開北門從小路潛走至此，快放我進城則個！」守城軍士，把火照認了，急去報知張禮，趙能。那張禮，趙能親上城樓，軍士打着數把火炬，前後照耀。張禮向下對耿恭道：「雖是自家入馬，也要看個明白。」望下仔細辨認，真個是陵川耿恭，領着百餘軍卒，號衣旗幟，無半點差錯。

城上軍人多有認得頭目的，便指道：「這個是孫如虎。」又道：「這個是李擒龍。」張禮笑道：「放他進來。」只見城門開處，放下吊橋，又令三四十個軍士，把住吊橋兩邊，方纔放耿恭進城。後面這那軍人，一擁搶進道：「快進去！快進去！後面追趕來了。」也不顧甚麼耿將軍把門軍士喝道：「這是甚麼去處？這般亂竄！」正在那裏爭讓，只見韓王山嘴邊火起，飛出一彪軍馬來，二將當先，大喊：「賊將休走！」那耿恭的軍卒內，已渾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劉唐，楊雄，石秀這七個大蟲在內。當時各掣出兵器，發聲喊，百餘人一齊發作，搶進城來。城中措手不及，那裏關得城門迭。城門內外軍士，早被他每砍翻數十個，奪了城門。張禮叫苦不迭，急挺鎗下城，來尋耿恭，正撞着石秀。鬪了三五合，張禮無心戀戰，拖鎗便走，被李逵趕上，槊的一斧，剝爲兩段。再說韓王山嘴邊那彪軍，飛到城邊，一擁而入，正是史進，楊志，分投趕殺北兵。趙能被亂兵所殺；高平軍士，殺死大半；把張禮老小，盡行誅戮。城中百姓，在睡夢裏驚醒，號哭振天。須臾，盧先鋒領兵也到了，下令守把各門，教十數個軍士，分頭高叫，不得殺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賞賜軍士，差人飛報宋先鋒知道。

爲何盧俊義攻破兩座城池，恁般容易？恁般神速？卻因田虎部下縱橫，久無敵手，輕視官軍，卻不知

宋江等衆將如此英雄。盧俊義得了這個竅，出其不意，連破二城，所以吳用說盧先鋒此去一定成功。

話休絮煩。且說宋江軍馬屯札衛州城外。宋先鋒正在帳中議事，忽報盧先鋒差人飛報捷音，并乞宋先鋒再議進兵之策。宋江大喜，對吳用道：「盧先鋒二日連克二城，賊已喪膽。」正說間，又有兩路哨軍報道：「輝縣，武涉兩處圍城兵馬，聞陵川失守，都解圍去了。」宋江對吳用道：「軍師神算，古今罕有！」欲拔寨西行，與盧先鋒合兵一處，計議進兵。吳用道：「衛州左孟門，右太行，南濱大河，西壓上黨，地當衝要。倘賊人知大兵西去，從昭德提兵南下，我兵東西不能相顧，將如之何？」宋江道：「軍師之言最當！」便令關勝、呼延灼、公孫勝，領五千軍馬，鎮守衛州，再令水軍頭領李俊、二張、三阮、二童，統領水軍船隻，泊聚衛河與城內，相爲犄角。分撥已定，諸將領命去了。

宋江衆將，統領大兵，即日拔寨起行。於路無話。來到高平，盧俊義等出城迎接。宋江道：「兄弟每連克二城，功勞不小，功績簿上，都一一紀錄。」盧俊義領新降將耿恭參見。宋江道：「將軍棄邪歸正，與宋某等同替國家出力，朝廷自當重用。」耿恭拜謝侍立。宋江以人馬乘多，不便入城，就於城外札寨。即日與吳用、盧俊義商議，如今當去打那個州郡。吳用道：「蓋州山高澗深，道路險阻，今已克了兩個屬縣，其

勢已孤。當先取蓋州，以分敵勢，然後分兵兩路夾勦，威勝可破也。」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傳令柴進同李應去守陵川，替回花榮等六將前來聽用，史進同穆弘守高平。柴進等四人遵令去了。當下有「沒羽箭」張清稟道：「小將兩日感冒風寒，欲於高平暫住，調攝痊可，赴營聽用。」宋江便教「神醫」安道全，同張清往高平療治。

次日，花榮等已到，宋江令花榮、秦明、索超、孫立領兵五千爲先鋒；董平、楊志、朱仝、史進、穆弘、韓滔、彭、瑁領兵一萬爲左翼；黃信、林冲、宣贊、郝思文、歐鵬、鄧飛領兵一萬爲右翼；徐寧、燕順、馬麟、陳達、楊春、楊林、周通、李忠爲後隊；宋江、盧俊義等其餘將佐，統領大兵爲中軍。這五路雄兵，殺奔蓋州來，卻似龍離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績，個個思成蕩寇功。畢竟宋江兵馬如何攻打蓋州，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振軍威「小李廣」神箭 打蓋郡「智多星」密籌

話說宋江統領軍兵人馬，分五隊進發，來打蓋州。蓋州哨探軍人探聽的實，飛報入城來。城中守將

鈕文忠，原是綠林中出身，江湖上打劫的金銀財物，盡行資助田虎，同謀造反，占據宋朝州郡，因此官封樞密使之職。慣使一把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部下管領着猛將四員，名號四威將，協同鎮守蓋州。那四員：

「猊威將」方瓊

「貔威將」安士榮

「彪威將」褚亨

「熊威將」于玉麟

這四威將手下，各有偏將四員，共偏將一十六員。迺是：

楊端

郭信

蘇吉

張翔

方順

沈安

盧元

王吉

石敬

秦升

莫真

盛本

赫仁

曹洪

石遜

桑英

鈕文忠同正偏將佐，統領着三萬北兵，據守蓋州，近聞陵川，高平失守，一面準備迎敵官軍，一面申文去威勝，晉寧兩處，告急求救。當下聞報，即遣正將方瓊，偏將楊端，郭信，蘇吉，張翔，領兵五千，出城迎敵。

臨行鈕文忠道：『將軍在意，我隨後領兵接應。』方瓊道：『不消樞密分付，那兩處城池，非緣力不能敵，都中了他詭計。方某今日不殺他幾個，誓不回城。』

當下各各披掛上馬，領兵出東門，殺奔前來。宋兵前隊迎着，擺開陣勢，戰鼓喧天。北陣裏閃旗開處，方瓊出馬，當先四員偏將，簇擁在左右。那方瓊頭戴捲雲冠，披掛龍鱗甲，身穿綠錦袍，腰繫獅蠻帶，足穿抹綠靴。左掛弓，右懸箭，跨一匹黃驃馬，撚一條渾鐵鎗。高叫道：『水注草寇，怎敢用詭計賺我城池？』宋陣中孫立喝道：『助逆反賊，今天兵到來，尚不知死！』拍馬直搶方瓊。二將在征塵影裏，殺氣叢中，鬪過三十餘合，方瓊漸漸力怯。北軍陣中，張翔見方瓊鬪不過孫立，他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馬挨出陣前，向孫立颺的一箭。孫立早已看見，把馬頭一提，正射中馬眼，那馬直立起來。孫立跳在一邊，撚着鎗，便來步鬪。那馬負痛，望北跑了十數步，便倒。孫翔見射不倒孫立，飛馬提刀，又來助戰，卻得秦明接住廝殺。孫立欲歸陣換馬，被方瓊一條鎗，不離左右的絞住，不能脫身。那邊惱犯了『神臂將』花榮，罵道：『賊將怎敢放暗箭，教他認我一箭！』口裏說着，手裏的弓，已開得滿滿地，覷定方瓊較親，颺的只一箭，正中方瓊面門，翻身落馬。孫立趕上，一槍結果，急回本陣換馬去了。張翔與秦明廝殺，秦明那條棍，不離張翔的頂門。

上下，張翔只辦得架隔遮攔。又見方瓊落馬，心中懼怯，漸漸輸將下來。北陣裏郭信拍馬撚鎗，來助張翔。秦明力敵二將，全無懼怯，三四馬丁字兒擺開，在陣前廝殺。花榮再取第二枝箭，搭上弦，望張翔後心覷得親切，弓開滿月，箭發流星，颼的又一箭，喝聲道：「認箭！」正中張翔後心，射個透明，那枝箭直透前胸而出。頭盔倒掛，兩脚蹬空，撲通的撞下馬來。郭信見張翔中箭，賣個破綻，撥馬望本陣便走。秦明緊緊趕去。此時孫立已換馬出陣，同花榮、索超招兵捲殺過來，北兵大亂。那邊楊端、郭信、蘇吉抵當不住，望後急退。猛聽的北兵後面，喊聲大振，却是鈕文忠、方瓊有失，令安士榮、于玉麟各領五千軍馬，分兩路合殺攏來。這裏花榮等四將，急分兵抵敵，卻被那楊端、郭信、蘇吉勒轉兵馬，回身殺來，當不得三面夾攻。花榮等四將奮力衝突，看看圍在垓心。又聽的東邊喊殺連天，北軍大亂，左是董平等七將，右是黃信等七將，兩翼兵馬，一齊衝殺過來，北兵大敗，殺死者甚多。安士榮、于玉麟等領兵急擁進城，閉了城門。宋兵追至城下，城上擗木砲石，打將下來，宋兵方退。

須臾，宋先鋒等大兵，都到離城五里屯札。宋江陞帳，教蕭讓標寫花榮頭功。忽然起一陣怪風，飛土揚塵，從西過東，把旗幟都搖撼的歪邪。吳用道：「這陣風，今夜必主賊兵劫寨，可速準備。」宋江道：「這

陣風，真個不比尋常！便令歐鵬、鄧飛、燕順、馬麟，領三千兵於寨左埋伏；王英、陳達、楊春、李忠，領三千兵於寨右埋伏；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領兵五百，於寨中埋伏。砲響爲號，一齊殺出。分撥已了，宋江與吳用秉燭談兵。且說鈕文忠見折了三將，計點軍士，折去二千餘名。正在帳中納悶，當有「魏威將」安士榮獻計道：「恩相放心！宋江這夥，連贏了幾陣，已是志驕氣滿，必無準備。今夜安某，領一支兵去劫寨，可獲全勝，以報今日之仇。」鈕樞密道：「將軍若去，我當親自領兵接應；卻令于褚二將軍，堅守城池。」安士榮大喜道：「若得恩相親征，必擒宋江。」計議已定，至二更時分，士榮同偏將沈安、盧元、王吉、石敬，統領五千軍馬，人披軟戰，馬摘鸞鈴，出的城來，銜枚疾走，直至宋兵寨前，發聲喊，一擁殺入寨來。只見寨門大開，寨中燈燭輝煌，安士榮情知中計，急退不迭。宋寨中一聲砲響，左有燕順等四將，右有王英等四將，一齊奔殺攔來；寨內李逵等六將，領蠻牌步兵，滾殺出寨來。北軍大敗，四散逃命。沈安被武松一戒刀砍死，王吉被王英殺死。宋兵把安士榮、盧元、石敬人馬圍在垓心。看看危急，卻得鈕文忠同偏將曹洪、石遜，領兵救應，混殺一場，各自收兵。

次日，鈕文忠計點軍士，折去千餘；又折了沈安、王吉二將；石遜身帶重傷，命在呼吸。正憂悶間，忽報

威勝有使命警齋令旨到來。鈕文忠連忙上馬，出北門迎接。使臣進城，宣讀令旨，說近來司天監夜觀天象，有罡星入犯晉地分野，務宜堅守城池，不得有誤。鈕文忠訴說宋朝差宋江等兵馬前來廝殺，連破兩個城池。宋兵已到這裏，昨日廝殺，又折了正偏將佐五員。若得救兵早到，方保無虞。使臣道：『在下離威勝時，尙未有這個消息。行至中路，始聽的傳說宋朝遣兵到俺這裏。』鈕文忠設宴管待，饋送禮物，一面準備擂木砲石，強弓硬弩，火箭火器，堅守城池，以待救兵，不在話下。

再說燕順、王英等衆將，殺散劫寨賊兵，得勝回寨。次日，宋江傳令，修治輜輶器械，準備攻城。令林冲、索超、宣贊、郝思文，領兵一萬，攻打東門；徐寧、秦明、韓滔、彭玘，領兵一萬，攻打南門；董平、楊志、單廷珪、魏定國，領兵一萬，攻打西門；卻空着北門，恐有救兵到來，城內衝突，兩路受敵。卻令史進、朱仝、穆弘、馬麟，領兵五千，於城東北高岡下埋伏；黃信、孫立、歐鵬、鄧飛，領兵五千，於城西北密林裏埋伏；倘賊人調遣救兵至，兩路夾擊。令花榮、王英、張青、孫新、李立，領馬兵一千爲遊騎，往來四門探聽；李達、鮑旭、項充、李袞、劉唐、雷橫，領步兵三百，與花榮等互相策應。分撥已定，衆將遵令去了。宋江與盧俊義、吳用等正偏將佐，移札營寨城東一里外。令李雲、湯隆督修雲梯飛樓，推赴各營駕用。

卻說林冲等四將，在東城建豎雲梯飛樓，逼近城垣，令輕捷軍士上飛樓，攀援欲上，下面吶喊助威。怎禁的城內火箭如飛蝗般射出來，軍士躲避不迭。無移時，那飛樓已被燒毀，吻喇喇傾折下來，軍士跌死了五六名，受傷十數名。西南二處攻打，亦被火箭火砲傷損軍士。爲是一連六七日攻打不下。

宋江見攻城不克，同盧俊義，吳用親到南門城下，催督攻城。只見花榮等五將，領游騎從西哨探過東來。城樓上于玉麟同偏將楊端，郭信，監督軍士守禦。楊端望見花榮漸近城樓，便道：『前日被他一連傷了二將，今日與他報仇則個！』急拈起弓，搭上箭，望着花榮前心，颯的一箭射來。花榮聽的弓弦響，把身望後一倒，那枝箭卻好射到順手，只一綽，綽了那枝箭，咬在口裏；起身把鎗帶在了事環上，左手拈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覷定楊端較親，只一箭，正中楊端咽喉，撲通的望後便倒。花榮大叫：『鼠輩怎敢放冷箭，教你一個個都死！』把右手去取箭，卻待要再射時，只聽的城樓上發聲喊，幾個軍士一齊都滾下樓去。于玉麟，郭信，嚇的面如土色，躲避不迭。花榮冷笑道：『今日認的「神箭將軍」了！』宋江，盧俊義喝采不已。吳用道：『兄長，我等卻好同花將軍去看視城垣形勢。』花榮等擁護着宋江，盧俊義，吳用，繞城周匝看了一遍。

宋江、盧俊義、吳用，回到寨中，吳用喚臨川降將耿恭，問蓋州城中路徑。耿恭道：「鈕文忠將舊州治做帥府，當城之中。城北有幾個廟宇，空處卻都是草場。」吳用聽罷，對宋江計議，便喚時遷、石秀近前，密語道：「如此依計，往花榮軍前，密傳將令，相機行事。」再喚凌振、解珍、解寶，領二百名軍士，攜帶轟天子母大小號砲，如此前去。教魯智深、武松，帶領金鼓手三百名；劉唐、楊雄、郁保四、段景住，每人帶領二百名軍士，各備火把，往東南西北，依計而行。又令戴宗往東西南三營，密傳號令，只看城中火起，迸力攻城。分撥已定，衆頭領遵令去了。

且說鈕文忠日夜指望救兵，毫無消耗，十分憂悶；添撥軍士，搬運木石上城堅守。至夜黃昏時分，猛聽的北門外喊聲振天，鼓角齊鳴。鈕文忠馳往北門，上城眺望時，喊聲金鼓都息了，卻不知何處兵馬。正疑慮間，城南喊聲又起，金鼓振天。鈕文忠令于玉麟堅守北門，自己急馳兵至南城看時，喊聲已息，金鼓也不鳴了。鈕文忠眺望多時，唯聽的宋軍南營裏，隱隱更鼓之聲，靜悄悄地，火光兒也沒半點。徐徐下城，欲到帥府前點視，猛聽的東門外連枝砲響，城西吶喊擂鼓喧天價起。鈕文忠東奔西逐，直鬧到天明。宋兵又來攻城，至夜方退。是夜一鼓時分，又聽的鼓角喊聲。鈕文忠道：「這廝是疑兵之計，不要保他，俺這

裏只堅守城池，看他怎地。」忽報東門火光燭天，火把不計其數，飛樓雲梯，逼近城來。鈕文忠聞報，馳往東城，同褚亨、石敬、秦升，督軍士用火箭砲石，正在打射，猛可的一聲火砲，響振山谷，把城樓也振動，城內軍民十分驚恐。如是的高惱了兩夜，天明又來攻城，軍士時刻不得合眼。鈕文忠也時刻在城巡視。忽望見西北上旌旗蔽日遮天，望東南而來，宋兵中十數騎哨馬，飛也似投大寨去了。鈕文忠料是救兵，遣于玉麟準備出城接應。

卻說西北上那支軍馬，乃是晉寧守將田虎的兄弟三大王田彪，接了蓋州求救文書，便遣部下猛將鳳翔王遠，領兵二萬，前來救援。已過陽城，望蓋州進發，離城尚有十餘里，猛聽的一聲砲響，東西高岡下密林中，飛出兩彪軍來，卻是史進、朱仝、穆弘、馬麟、黃信、孫立、歐鵬、鄧飛八員猛將，一萬雄兵，捲殺過來。晉寧兵雖是二萬，遠來勞困，怎當得這裏埋伏了十餘日，養成精銳，兩路夾攻。晉寧軍大敗，棄下金鼓，旗鎗，盔甲，馬匹無數，軍士殺死大半，鳳翔王遠脫逃性命，領了敗殘頭目士卒，仍回晉寧去了不題。

再說鈕文忠見兩軍截住廝殺，急遣于玉麟領兵開北門殺出接應，那北門卻是無兵攻打。于玉麟領兵出城，纔過吊橋，正遇着花榮游騎從西而來。北軍大叫：「神箭將軍來了！」慌的急退不迭，一擁亂

搶進城去。于玉麟已是在南城嚇破了膽，那裏敢來交戰，也跑進城去。花榮等衝過來，殺死二十餘人，不去趕殺，讓他進城。城中急急閉門。

那時石秀，時遷穿了北軍號衣，已渾入城。時遷，石秀進的城門，趁關闕裏溜進小巷。轉過那條巷，卻有一個神祠，牌額上寫道：『當境土地神祠。』時遷，石秀覓進祠來，見一個道人在東壁下向火。那道人看見兩個軍士進祠來，便道：『長官，外面消息如何？』軍人道：『適纔俺每被于將軍點去廝殺，卻撞着了那神箭將軍，于將軍也不敢與他交鋒。俺每亂搶進城，卻被俺趁闕閃到這裏。』便向身邊取出兩塊散碎銀，遞與道人說：『你有藏下的酒，胡亂把兩碗我每吃，其實寒冷。』那人笑將起來道：『長官，你不知這幾日軍情緊急，神道的香火也一些沒有，那討半滴酒來？』便把銀遞還時遷。石秀推住他的手道：『這點兒你且收着，卻再理會。我每連日守城辛苦，時刻不得合眼，今夜權在這裏睡了，明早便去。』那道人搖着手道：『二位長官莫怪！鈕將軍軍令嚴緊，少頃便來查看。我若留二位在此，都不能個乾淨。』時遷道：『恁般說，且再處。』石秀便挨在道人身邊，也去向火。時遷張望前後無人，對石秀丟個眼色，石秀暗地取出佩刀。那道人只顧向火，被石秀從背後榻察的一刀，割下頭來，便把祠門拴了。此時已是酉

牌時分，時遷轉過神廚後壁，卻有門戶。戶外小小一個天井，屋簷下堆積兩堆兒亂草。時遷、石秀搬將出來，遮蓋了道人屍首，開了祠門，從後面天井中爬上屋去。兩個伏在脊下，仰看天邊朗朗地現出數十個星來。時遷、石秀挨了一回，再溜下屋來，到祠外探看，並無一個人來往。兩個再覓幾步，左右張望，鄰近雖有幾家居民，都靜悄悄地閉着門，隱隱有哭泣之聲。時遷再覓向南去，轉過一帶土牆，卻是偌大一塊空地，上面有數十堆柴草。時遷暗想道：「這是草料場，如何無軍人看守？」原來城中將士，只顧城上禦敵，卻無暇到此處點視。那看守軍人聽的宋軍殺散救兵，料城中已不濟事，各顧性命，預先藏匿去了。時遷、石秀復身到神祠裏，取了火種，把道人屍首上亂草點着，卻溜到草場內，兩個分投去，一連掙上六七處。少頃，草場內烘烘火起，烈焰冲天，那神祠內也燒將起來。草場西側，一個居民聽的火起，打着火把出來探聽。時遷搶過來，劈手奪了火把。石秀道：「待我每去報鈕元帥。」居民見兩個是軍士，那敢與他攔。 時遷執着火把，同石秀一徑望南跑去，口裏嚷着報元帥，見居民房屋下得手的所在，又掙上兩把火，卻丟下火把，趲過一邊。兩個脫下北軍號衣，躲在僻靜處。

城中見四五路火起，一時鼎沸起來。鈕文忠見草場火起，急領軍士馳往救火。城外見城內火起，知

是時遷，石秀內應，迸力攻打。宋江同吳用帶領解珍，解寶馳至城南，吳用道：「我的前見那邊城垣稍低。」便令秦明等把飛樓逼近城垣。吳用對解珍，解寶道：「賊人喪膽，軍士已罷，兄弟努力上城！」解珍帶朴刀上飛樓，攀女牆，一躍而上，隨後解寶也奮躍上去。兩個發聲喊，搶下女牆，揮刀亂砍。城上軍士，本是因頓驚恐，又見解珍，解寶十分兇猛，都亂竄滾下城去。褚亨見二人上城，挺鎗來鬪了十數合，被解寶一朴刀拗翻，解珍趕上，剝下頭來。此時宋兵從飛樓攀援上城，已有百十餘人。解珍，解寶當先，一齊搶殺下城，大叫道：「上前的剝做肉泥！」衆人殺死石敬，秦升，砍翻把門軍士，奪了城門，放下吊橋。徐寧等衆將領兵擁入。徐寧同韓滔領兵殺奔東門，安士榮抵敵不住，被徐寧戳死，奪門放林冲等衆將入城。秦明同彭玘領兵搶奪西門，放董平等入城。莫真，赫仁，曹洪，被亂兵所殺。殺的屍橫市井，血滿街衢。鈕文忠見城門已都被奪了，只得上馬，棄了城池，同于玉麟領二百餘人，出北門便走。未及一里，黑暗裏突出「黑旋風」李逵，「花和尚」魯智深，一個猛將軍，一個莽和尚，攔住去路。正是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張怎脫身。畢竟鈕文忠，于玉麟性命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李逵夢鬧天池 宋江兵分兩路

話說鈕文忠見蓋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與同于玉麟、郭信、盛本、桑英保護而行，正撞着李逵、魯智深，領步兵截住去路。李逵高叫道：「俺奉宋先鋒將令，等候你這夥敗撮鳥多時了！一輪雙斧殺來，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英砍翻。鈕文忠嚇得魂不附體，措手不及，被魯智深一禪杖，連盔帶頭，打得粉碎，撞下馬去。二百餘人，殺個盡絕。只被于玉麟、盛本，望刺斜裏死命撞出去了。魯智深道：「留下那兩個驢頭罷！等他去報信。」仍割下三顆首級，奪得鞍馬盔甲，一逕進城獻納。

且說宋江大隊人馬，入蓋州城，便傳下將令，先教收滅火燄，不許傷害居民。衆將都來獻功。宋先鋒教軍士將首級號令各門。天明出榜，安撫百姓。將三軍人馬，盡數收入蓋州屯住，賞勞三軍諸將。功績簿上，標寫石秀、時遷、解珍、解寶功次。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得了蓋州，盡將府庫財帛金寶，解赴京師，寫書申呈宿太尉。此時臘月將終，宋江料理軍務，不覺過了三四日，忽報張清病可，同安道全來參見聽用。宋江喜道：「甚好。明日是宣和五年的元旦，卻得聚首。」

次日黎明，衆將軍公服撲頭，宋江率領衆兄弟望闕朝賀，行五拜三叩頭禮已畢，卸下撲頭公服，各穿紅錦戰袍，九十二個頭領及新降將耿恭、齊齊整整，都來賀節，參拜宋江。宋先鋒大排筵席，慶賀宴賞，衆兄弟輪次與宋江稱觴獻壽。酒至數巡，宋江對衆將道：「賴衆兄弟之力，國家復了三個城池。又值元旦，相聚歡樂，實爲罕有。獨是公孫勝、呼延灼、關勝、水軍頭領李俊等八員，及守陵川柴進、李應、守高平史進、穆弘，這十五兄弟，不在面前，甚是悒快。」當下便喚軍中頭目，領二百餘名軍役，各各另外賞勞，教即日擔送羊酒，分頭去送到衛州、陵川、高平三處守城頭領交納，兼報捷音。分付兀是未了，忽報三處守城頭領，差人到此候賀。都宋先鋒將令，戎事在身，不能親來拜賀。宋江大喜道：「得此信息，就如見面一般。」賞勞來人，陪衆兄弟開懷暢飲，盡醉方休。

次日，宋先鋒准備出東郊迎春，因這日子時至四刻，又逢立春節候。是夜刮起東北風，濃雲密布，紛紛洋洋，降下一天大雪。明日衆頭領起來看時，但見：

紛紛柳絮，片片鵝毛。空中白鷺羣飛，江上素鷗翻覆。飛來庭院，轉旋作態；因風映徹戈矛，燦爛增輝。荷日千山玉砌，能令樵子悵迷蹤；萬戶銀裝，多少幽人成佳句。正是：盡道豐年好，豐年瑞若何？

邊關多荷戟，宜瑞不宜多。

當下「地文星」蕭讓對衆頭領說道：「這雪有數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兒；二片的是鵝毛；三片的是攢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喚做梅花；六片喚做六出。這雪本是陰氣凝結，所以六出，應着陰數。到立春以後，都是梅花雜片，更無六出了。今日雖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卻是或五或六。」樂和聽了這幾句議論，便走向簷前，把皂衣袖兒承受那落下来的雪片看時，真個雪花六出，內一出尙未全去，還有些圭角，內中也有五出的了。樂和連聲叫道：「果然！果然！」衆人都擁上來看，卻被李逵鼻中冲出一陣熱氣，把那雪花兒冲滅了。衆人都大笑，卻驚動了宋先鋒，走出來問道：「衆兄弟笑甚麼？」衆人說：「正看雪花，被「黑旋風」鼻氣冲滅了。」宋江也笑道：「我已分付置酒在宜春圃，與衆兄弟賞玩則個！」

原來這州治東，有個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亭前頗有幾株檜柏松梅。當晚衆頭領在雨香亭語笑喧譁，觥籌交錯，不覺日暮，點上燈燭。宋江酒酣，開話中追論起昔日被難時，多虧了衆兄弟。「我本鄆城小吏，身犯大罪，蒙衆兄弟於千鎗萬刀之中，九死一生之內，屢次捨着性命，救出我來。當江州與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時，萬分是個鬼；到今日卻得爲國家臣子，與國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夢中。」宋

江說到此處，不覺潸然淚下。戴宗、花榮，及同難的幾個弟兄，聽了這般話，也都吊下淚來。

李逵這時多飲了幾杯酒，酣醉上來，一頭與衆人說着話，眼皮兒卻漸漸合攏來，便用雙臂襯着臉，已是睡去。忽轉念道：「外面雪兀是未止。」心裏想着，身體未常動揮，卻像已走出亭子外的一般。看外面時，又是奇怪：「原來無雪，只管在裏面兀坐！待我到那廂去走一回。」離了宜春圃，須臾出了州城，猛可想起「阿也！忘帶了板斧！」把手向腰間摸時，原來插在這裏。向前不分南北，莽莽撞撞的，不知行了多少路，卻見前面一座高山。無移時，行到山前，只見山凹裏走出一個人來，頭帶折角頭巾，身穿淡黃道袍，迎上前來笑道：「將軍要閒步時，轉過此山，是有得意處。」李逵道：「大哥，這個山名叫做甚麼？」那秀士道：「此山喚做「天池嶺」，將軍閑玩回來，仍到此處相會。」李逵依著他，真個轉過那山，忽見路傍有一所莊院。只聽的莊裏大鬧，李逵闖將進去，卻是十數個人，都執棍棒器械，在那裏打桌擊椀，把家火什物，打的粉碎。內中一個大漢罵道：「老牛子，快把女兒好好地送與我做渾家，萬事干休；若說半個不字，教你們都是個死！」李逵從外入來，聽了這幾句說話，心如火熾，口似烟生，喝道：「你這夥烏漢，如何強要人家女兒？」那夥人嚷道：「我們是要他女兒，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砍去。好生作怪，

卻是不禁砍，只一斧，砍翻了兩三個。那幾個要走，李逵趕上，一連六七斧，砍的七顛八倒，屍橫滿地；單只走了一個，望外跑去了。李逵搶到裏面，只見兩扇門兒緊緊地閉着，李逵一脚踢開，見裏面有個白髮老兒，和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啼哭。見李逵搶入來，叫道：「不好了，打進來了！」李逵大叫道：「我是路見不平的。前面那夥烏漢，被我都殺了，你隨我來看。」那老兒戰戰兢兢的跟出來看了，反扯住李逵道：「雖是除了兇人，須連累我吃官司。」李逵笑道：「你那老兒，也不曉得『黑爺爺』。我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見今同宋公明哥哥，奉詔征討田虎。他每見在城中喫酒，我不耐煩，出來閑走。莫說那幾個烏漢，就是殺了幾千，也打甚麼鳥不禁？」那老兒方纔揩淚道：「恁般卻是好也！請將軍到裏面坐地。」李逵走進去，那邊已擺上一桌子酒饌。老兒扶李逵上面坐了，滿滿地篩一碗酒，雙手捧過來道：「蒙將軍救了女兒，滿飲此盞。」李逵接過來便喫，老頭兒又來勸。一連喫了四五碗，只見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領了一個年少女子上前，叉手雙雙地道了個萬福。婆子便道：「將軍在宋先鋒部下，又恁般奢遮，如不棄醜陋，情願把小女配與將軍。」李逵聽了這句話，跳將起來道：「這樣腌臢歪貨，卻纔可是我要謀你的女兒，殺了這幾個撮鳥，快夾了鳥嘴，不要放那鳥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門來。只見那邊一個彪形大

漢仗着一條朴刀，大踏步趕上來，大喝一聲道：『兀那黑賊，不要走！卻纔這幾個兄弟，如何都把來殺了？我們是要他家女兒，干你甚事？』挺朴刀直搶上來。李逵大怒，輪斧來迎，與那漢鬪了二十餘合。那漢鬪不過，隔開板斧，拖着朴刀，飛也似跑去。李逵緊緊追趕，趕過一個林子，猛見許多宮殿。那漢奔至殿前，撇了朴刀，在人叢一混，不見了那漢，只聽得殿上喝道：『李逵不得無禮！着他來見朝。』李逵猛省道：『這是文德殿，前日隨宋哥哥在此見朝，這是皇帝的所在。』又聽得殿上說道：『李逵，快俯伏！』李逵藏了板斧，上前觀看，只見皇帝遠遠的坐在殿上，許多官員，排列殿前。李逵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心中想道：『阿也！少了一拜！』天子問道：『適纔你爲何殺了許多人？』李逵跪着說道：『這廝門強要占人女兒，臣一時氣忿，所以殺了。』天子道：『李逵路見不平，剷除奸黨，義勇可嘉，聲汝無罪，勅汝做了值殿將軍。』李逵心中喜歡道：『原來皇帝恁般明白！』一連磕了十數個頭，便起身立於殿下。

無移時，只見蔡京、童貫、楊戩、高俅四個，一班兒跪下，俯伏奏道：『今有宋江，統領兵馬，征討田虎，逗遛不進，終日飲酒，伏乞皇上治罪。』李逵聽了這句話，那把無明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住，搯兩斧搶上前，一斧一個，劈下頭來，大叫道：『皇帝，你不要聽那賊臣的說話。我宋哥哥連破了三個城池，見今屯兵

蓋州，就要出兵，如何恁般欺誑？」衆文武見殺了四個大臣，都要來捉李達。李達搭兩斧叫道：「敢來捉我，把那四個做樣！」衆人因此不敢動手。李達大笑道：「快當！快當！那四個賊臣，今日纔得了當，我去報與宋哥哥知道。」大踏步離了宮殿。猛可的又見一座山。看那山時，卻是適纔遇見秀士的所在。那秀士兀是立在山坡前，又迎將上來笑道：「將軍此游得意否？」李達道：「好教大哥得知，適纔被俺殺了四個賊臣。」那秀士笑道：「原來如此！我原在汾沁之間，近日偶游於此，知將軍等心存忠義，我還有緊要說話與將軍說。目今宋先鋒征討田虎，我有十字要訣，可擒田虎。將軍須牢牢記着，傳與宋先鋒知道。」便對李達念道：「要夷田虎族，須諧「瓊矢鏃。」」一連念了五六遍。李達聽他說得有理，便依着他温念這十個字。那秀士又向樹林中指道：「那邊有一個年老的婆婆在林中坐地。」李達纔轉身看時，已不見了那個秀士。李達道：「他恁地去得快！我且到林子裏去看，是甚麼人。」搶入林子來，果然有個婆子坐着。李達近前看時，卻原來是鐵牛的老娘，呆呆地閉着眼，坐在青石上。李達向前抱住道：「娘呀！你一向在那裏喫苦？」鐵牛只道被虎喫了，今日卻在這裏。」娘道：「吾兒，我原不曾被虎喫。」李達哭着說道：「鐵牛今日受了招安，真個做了官。宋哥哥大兵，見屯北城中，鐵牛背娘到城中去。」正在那裏說，猛可

的一聲響亮，林子裏跳出一個斑斕猛虎，吼了一聲，把尾一剪，向前直撲下來。慌的李逵搭板斧，望虎砍去，用力太猛了，雙斧劈個空，一交撲去，卻撲在宜春圃雨香亭酒桌上。

宋江與衆兄弟追論往日之事，正說到濃深處，初時見李逵伏在桌上打盹，也不在意。猛可聽的一聲響，卻是李逵睡中雙手把桌子一拍，碗碟掀翻，濺了兩袖羹汁，口裏兀是嚷道：「娘，大蟲走了！」睜開兩眼看時，燈燭輝煌，衆兄弟團團坐着，還在那裏喫酒。李逵道：「啐！原來是夢，卻也快當！」衆人都笑道：「甚麼夢？恁般得意！」李逵先說夢見我的老娘，原不會死，正好說話，卻被大蟲打斷。衆人都歎息。李逵再說到殺卻奸徒，踢翻桌子，那邊魯智深，武松，石秀聽了，都拍手道：「快當！」李逵笑道：「還有快當的哩！」又說到殺了蔡京，童貫，楊戩，高俅四個賊臣，衆人拍着手，齊聲大叫道：「快當！快當！快當！如此也不枉了做夢！」宋江道：「衆兄弟禁聲，這是夢中說話，甚麼要緊。」李逵正說到興濃處，揎拳裏袖的說道：「打甚麼鳥不禁？真個一生不會做恁般快暢的事。還有一樁奇異夢：一個秀士對我說甚麼「要夷田虎族，須諸瓊矢鏃。」他說這十個字，乃是破田虎的要訣，教我牢牢記着，傳與宋先鋒。」宋江，吳用，都詳解不出。當有安道全聽的「瓊矢鏃」三字，正欲啓齒說話，張清以目視之，安道全微笑，遂不開口。吳用道：

「此夢頗異，雪霽便可進兵。」當下酒散歇息，一宿無話。

次日雪霽，宋江陸帳，與盧俊義、吳學究計議兵分兩路，東西進征：東一路渡壺關，取昭德，緣潞城，榆社，直抵賊巢之後，卻從大谷到臨縣，會兵合勦；西一路取晉寧，出霍山，取汾陽，緣分休，平遙，祁縣，直抵威勝之西北，合兵臨縣，取威勝，擒田虎。當下分撥兩路將佐：

正先鋒宋江管領正偏將佐四十七員：

軍師吳用

林冲

索超

徐寧

孫立

張清

戴宗

朱仝

樊瑞

李逵

魯智深

武松

鮑旭

項充

李袞

單廷珪

魏定國

馬麟

燕順

解珍

解寶

宋清

王英

扈三娘

孫新

顧大嫂

凌振

湯隆

李雲

劉唐

燕青

孟康

王定六

蔡福

蔡慶

朱貴

裴宣

蕭讓

蔣敬

樂和

金大堅

安道全

郁保四

皇甫端

侯健

段景住

時遷

河北降將

耿恭

副先鋒盧俊義帶領正偏將佐四十員：

軍師朱武

秦明

楊志

黃信

歐鵬

鄧飛

雷橫

呂方

郭盛

宣贊

郝思文

韓滔

彭玘

穆春

焦挺

鄭天壽

楊雄

石秀

鄒潤

鄒潤

張清

孫二娘

李立

陳達

楊春

李忠

孔明

孔亮

楊林

周通

石勇

杜遷

宋萬

丁得孫

龔旺

陶宗旺

曹正

薛永

朱富

白勝

宋江分派已定，再與盧俊義商議道：「今從此處，分兵東西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道：「主兵遣將，聽從哥哥嚴令，安敢揀擇？」宋江道：「雖然如此，試看天命。兩隊分定人數，寫成關子，各拈一處。」當下裴宣寫成東西兩處關子，宋江、盧俊義焚香禱告，宋江拈起一關。只因宋江拈起這個關來，直教三軍隊裏，再添幾個英雄猛將；五龍山前，顯出一段奇聞異術。畢竟宋先鋒拈着那一處，且聽下回分解。

